稳中有变遇下行，宏观深处是改革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月度数据解读（2019 年 3 月）*

* 本报告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团队集体研究成果，执笔人为刘瑞明。本报告基础数据来自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国家统计局、Wind 数据库以及国泰安数据库等。本报告为初步研究成果，欢迎讨论和批评意见，本报告所有可能的错漏归属于执笔人。

摘　要

2019 年 1-2 月，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了宏观经济总体平稳。其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5.3%，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2%、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3.6%，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5%。

但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转型阵痛凸显，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2019 年 1-2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继续低位徘徊；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外贸形势“开门遇冷”，2019 年 1-2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3.9%。企业家信心指数和部分先行指数开始掉头向下，部分预期发生逆转，下行压力不断凸显。

从事实考察，由于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城镇就业、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已经实现了“56789”。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绩效，可以说，“民营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好，宏观经济就趋暖向好，“民营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差，宏观经济就趋冷下行。而近年来，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的大肆扩张，导致改革局部出现逆转，国有企业各项经济业绩指标出现下行；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甚至出现了局部恶化。直接导致了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利润不厚、信心不足和投资不力等问题，也引发了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

客观来看，当前经济的下行压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改革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难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导致企业家群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在“稳预期”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的目标也就难以落地。而当前经济困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三：第一，

民营经济“离场论”背后掩盖的民营企业地位问题；第二，中美贸易争端引发的未来国家走向和博弈方式不确定性加剧的问题；第三，改革迟滞导致实体经济、民营经济环境未能有效改善的问题。

因此，面对下行压力不减的宏观经济，应该进一步坚决竖起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旗，为经济立下“定海神针”，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改革坚冰，全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才能破解经济困境，迎来新一轮景气周期。

关键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民营经济；定海神针；改革

一、宏观经济稳中有变，下行压力不断凸显

2019 年 1-2 月，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总体平稳。但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转型阵痛凸显，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下行压力不断凸显，各类信心指数和先行指数开始掉头向下，部分预期发生逆转。这也意味着，在新的一年，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搬开改革的绊脚石，不断深化改革，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一）2018 年国民生产总值稳步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900309 亿元，首次突破 90 万亿，较 2017 年增长 6.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4734 亿元，增长 3.5%，占 GDP 比重为 7.2%；第二产业增加值 366001 亿元，增长 5.8%，占 GDP 比重为 40.7%；第三产业增加值 469575 亿元，增长 7.6%，占 GDP 比重为 52.2%。从季度数据来看，各季度 GDP 同比增速分别为 6.8%、6.7%、6.5%和 6.4%。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较高幅度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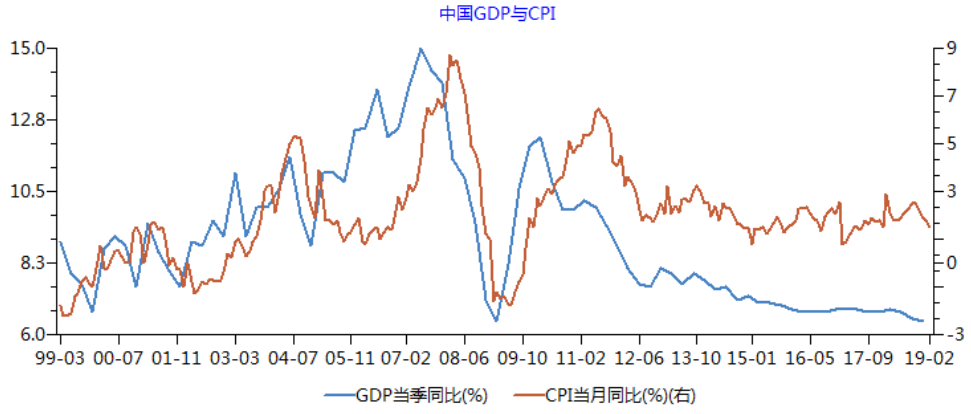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 GDP 累计值

（二）1-2 月价格指数整体平稳，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

2019 年 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1.0%，同比上涨 1.5%，1-2 月综合同比上涨 1.6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0.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PPIRM）同比下降 0.1%。从同比来看，2019 年 2 月份 CPI 涨幅较一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受上游产业价格回调的影响，PPI 和 PPIRM 涨幅持续回落，其中 PPIRM 自 2016 年 10 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从整体来看，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生产者价格均整体平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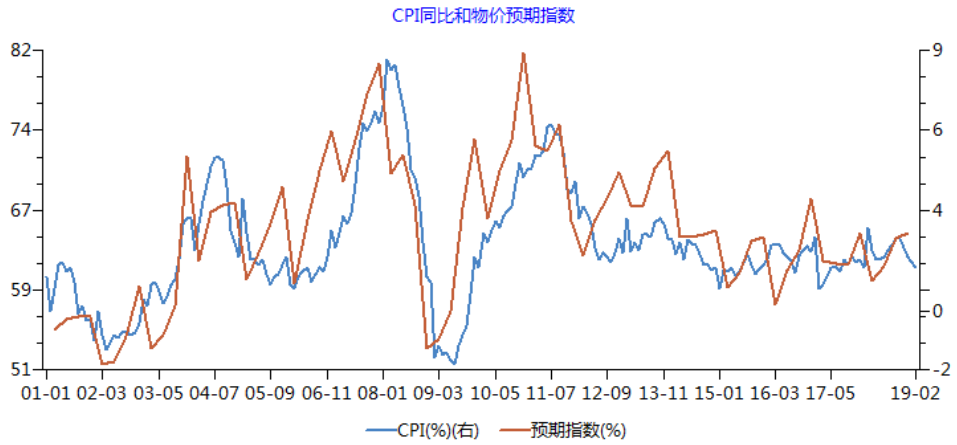


图 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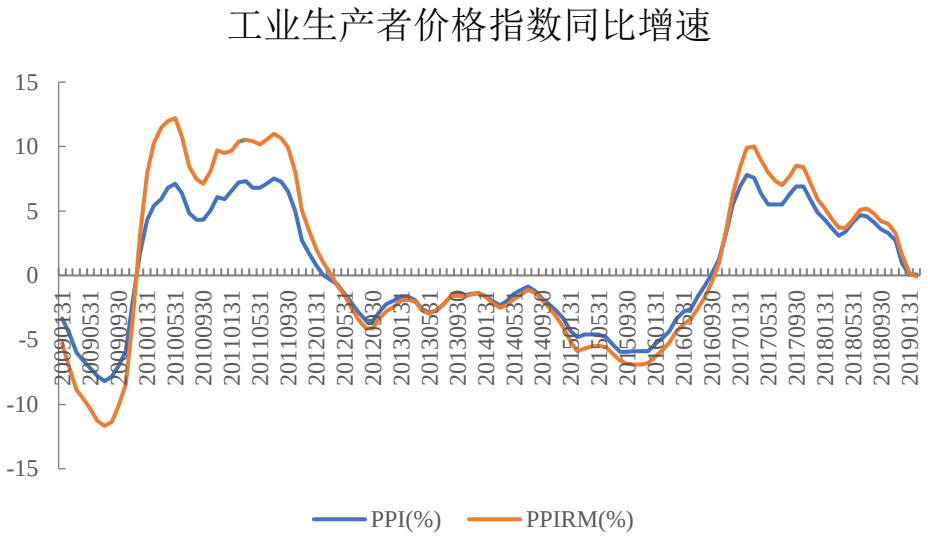


图 3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速

从 M2 的数据上看，2018 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 2019 年初得以延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了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中国现行货币统计制度，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M0=流通中现金；M1=M0+单位活期存款；M2=M1+单位定期存款+个人的储蓄存款+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根据 2 月份的数据，M0 为 79500 亿元，同比下降 2.4%，M1 为 527200 亿元，同比增长 2.0%，M2 为 1867400 亿元，同比增长 8.0%。

2 月末，M2 同比增长 8%，且自 2018 年 3 月份以来，M2 在过去一年里的平均月涨幅为 8.19%，增长区间为 8.0%至 8.5%，保持着稳定的增速。因此，在 2019 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指导下，继续将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保持稳定的广义货币增速，既要保持充裕合理的流动性，又要避免“大水漫灌”，预计未来价格指数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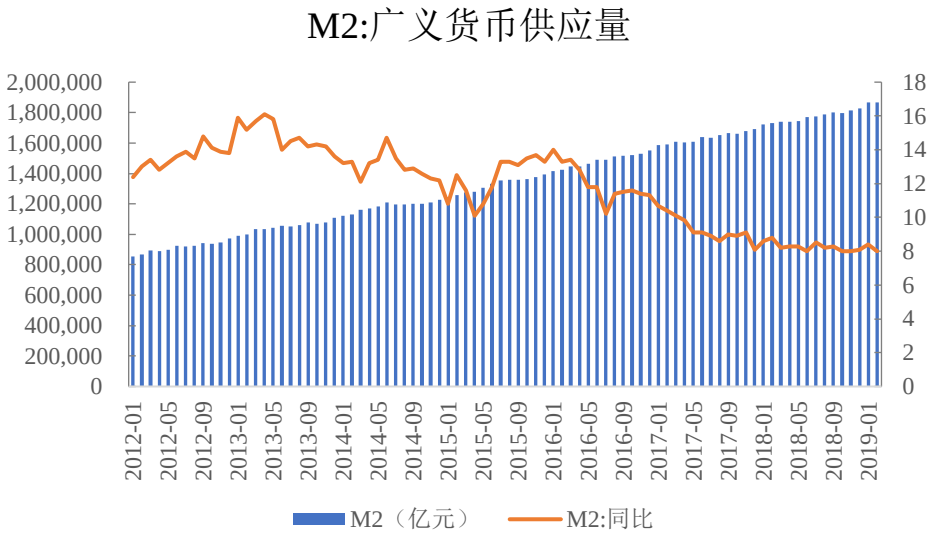


图 4 M2 广义货币供应量

（三）工业企业发展有下滑趋势，压力继续增加

2019 年 1-2 月份的工业企业发展情况维持了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持续走低的态势，2019 年前 2 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比 2018 年 12 月下降 0.3%。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分别为 4.4%、6.4%、-0.3%和 8.3%；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同比增长 0.3%、5.6%和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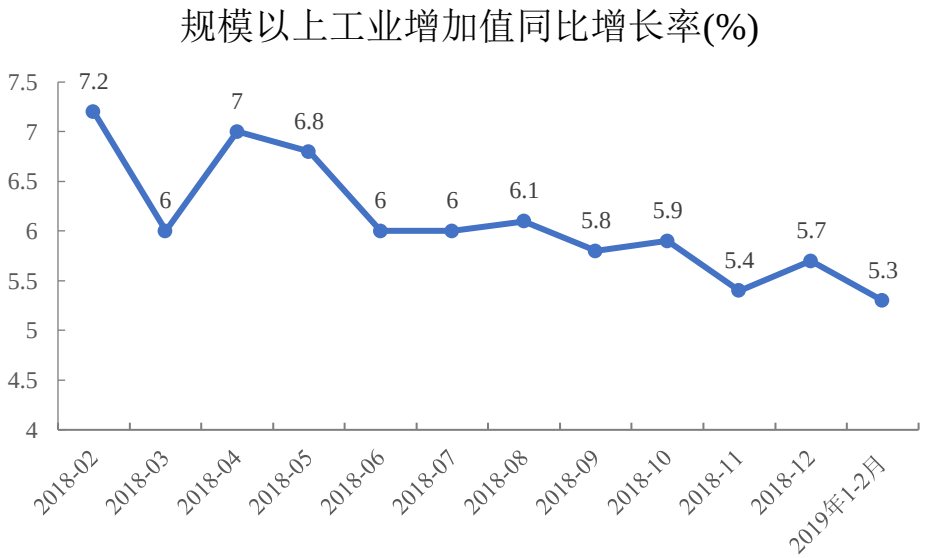


图 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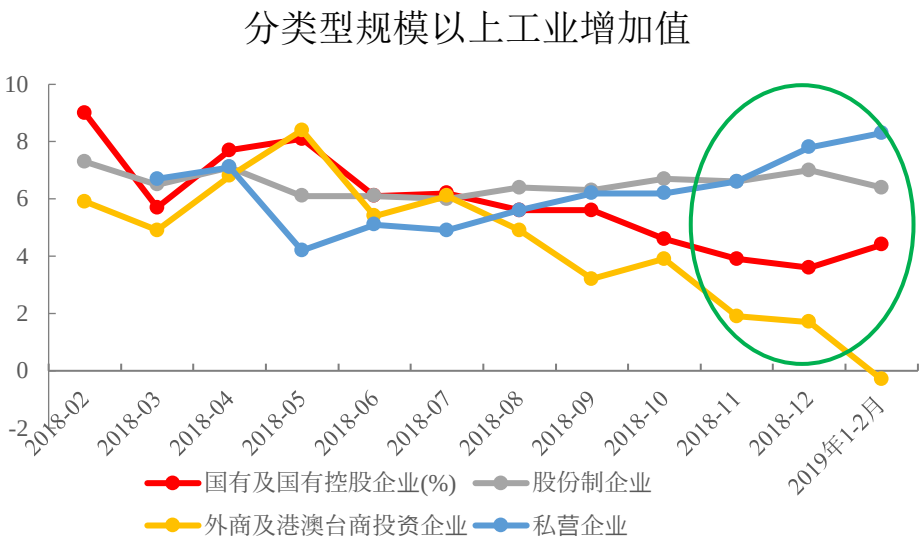


图 6 分类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从工业企业经营状况看，工业企业发展面临较严重的困难，一方面，工业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营业收入累计同比由 2017 年的 13.9%下降至 2018 年底的 8.6%，利润总额累计同比由 2017 年的 31.5%下降至 2018 年底的 10.3%。另一方面，工业企业的亏损在不断增加，亏损额累计同比由 2017 年的-24.6%上升至 2018 年底的 8.5%，利润总额累计同比由 2017 年的-5.9%下降至 2018 年底的 6.9%。可以看出，2018 年工业企业经营状况相比 2017 年有显著恶化，从 2019 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进一步走低的情况来看，2019 年工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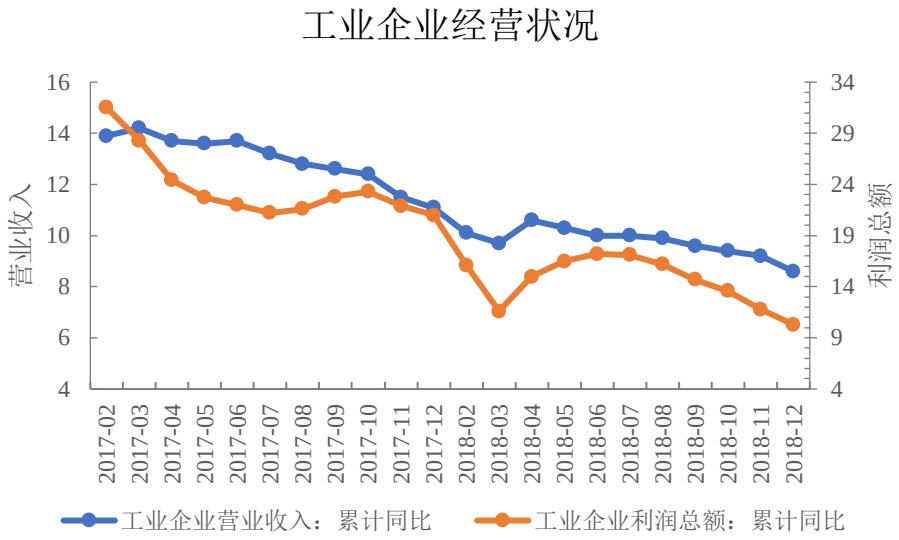


图 7 工业企业经营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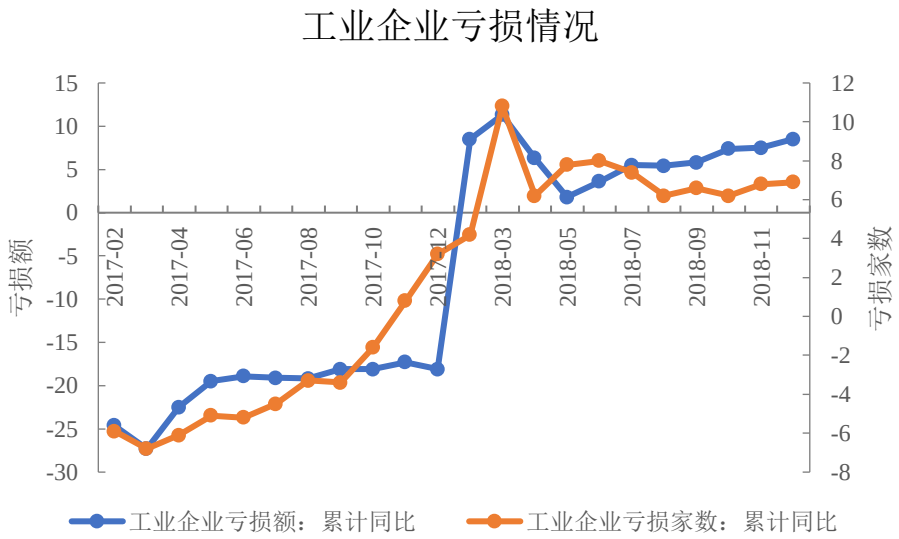


图 8 工业企业亏损状况

（四）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分化，依然有待激发，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19 年 1-2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4849 亿元，同比增长 6.1%，从环比速度看，2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0.43%。6.1%的同比增速虽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但比 2018 年全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尤其是自 2018 年 8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到达 5.3%的低

位之后持续增长。

从分产业来看，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较为平稳，同比增长 5.5%和 6.5%，但是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下滑严重，从 2018 年 1-2 月的 27.8%下滑至 3.7%，在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确保如期完成三农硬任务的总部署”的背景下，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明显下滑令人担忧。从分地区来看，呈现出“中西部快速追赶”的态势，中部地区（9.4%）、西部地区（7.6%）、东北地区（5.7%）均保持了 5%以上的增长率，远高于东部地区（3.3%）。2018 年上半年，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后半年逐渐企稳回调，2019 年前两个月已经回升至 5%左右。其中，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自 2017 年迅速回升之后，在 2018 年全年增速保持相对平稳，体现了东北三省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投资者正在改变预期，做出积极回应，稳定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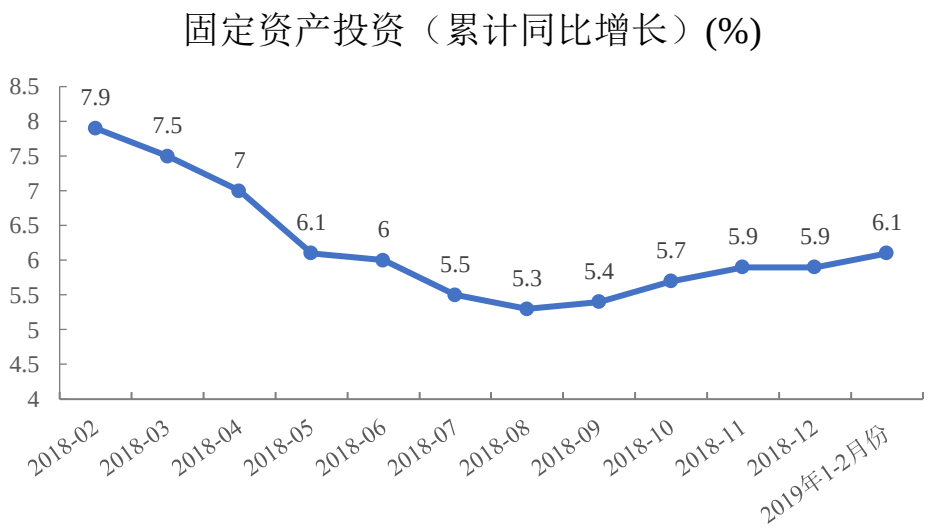


图 9 固定资产投资累积同比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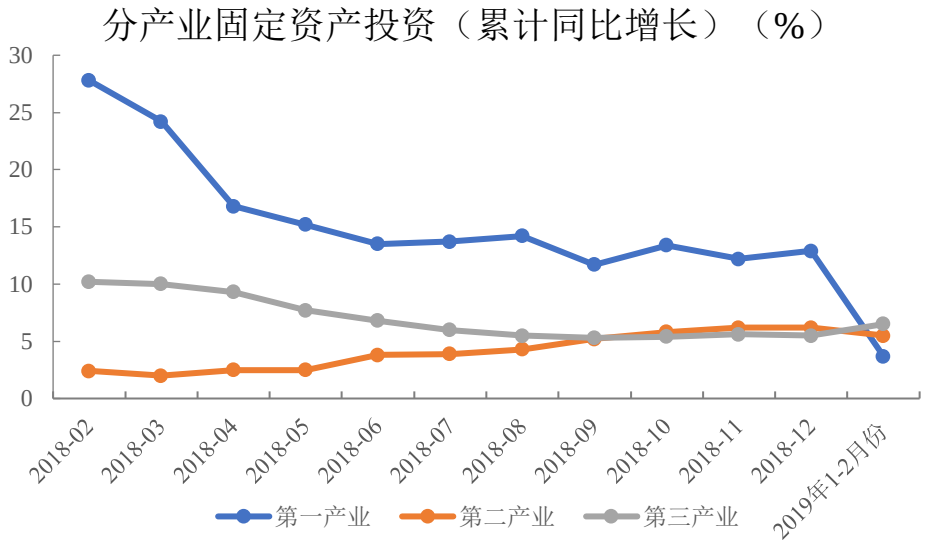


图 10 分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累积同比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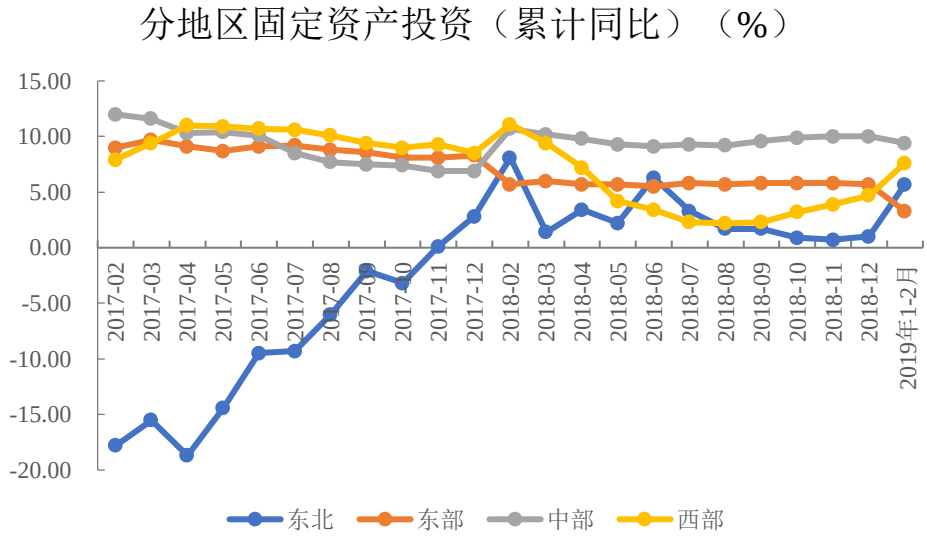


图 11 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累积同比增速

表 1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分类数据

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 2019 年 1-2 月份同比增长（%）
分产业：	
第一产业	3.7
第二产业	5.5

第三产业	6.5
分地区：	
东部地区	3.3
中部地区	9.4
西部地区	7.6
东北地区	5.7
分类型：	
内资企业	6.4
外商投资企业	3.4

（五）外贸“开门遇冷”，短期下行压力加大

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2019 年初我国外贸形势“开门遇冷”，2019 年 1-2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6627.2 亿美元，同比下降 3.9%。其中出口 3532.1 亿美元，下降 4.6%；进口 3095.1 亿美元，下降 3.1%；贸易顺差 437 亿美元，下降 13.6%。其中，2 月份外贸情况遭遇断崖式下跌，进出口总额 2663.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8%，出口总额 1352.4 亿美元，同比下降 20.7%，进口总额 1311.2 亿美元，同比下降 5.2%。

从整体来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预期下降明显，自 2018 年下半年亚洲五个主要国家、北美和欧洲 OECD 综合领先指数跌破 100 之后，持续在低位徘徊，进入 2019 年有进一步下探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如果中美贸易争端在短期内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市场预期会进一步降低，我国对外贸易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出口的下跌会严重阻碍我国“稳增长”的

宏观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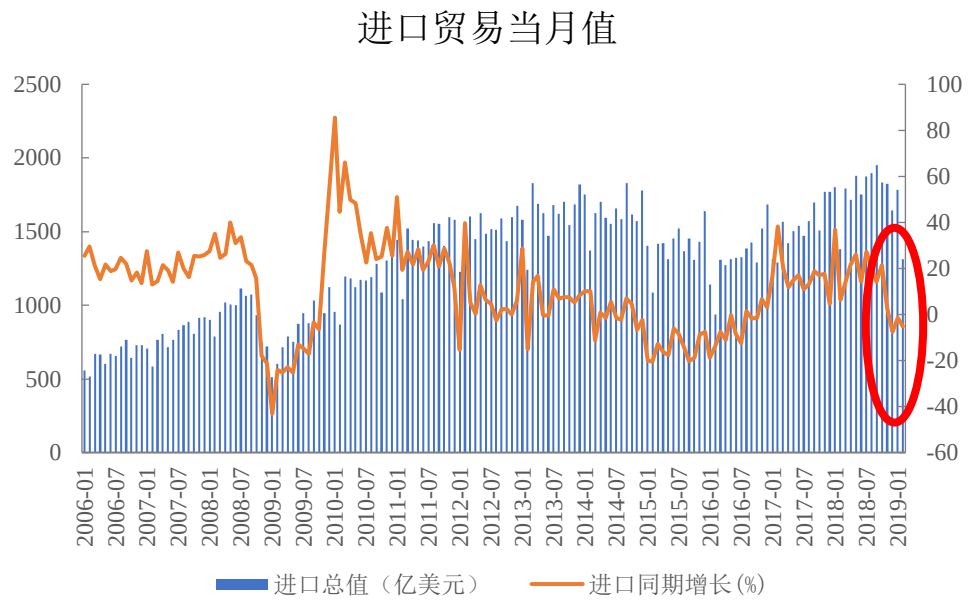


图 12 进口贸易当月值和同比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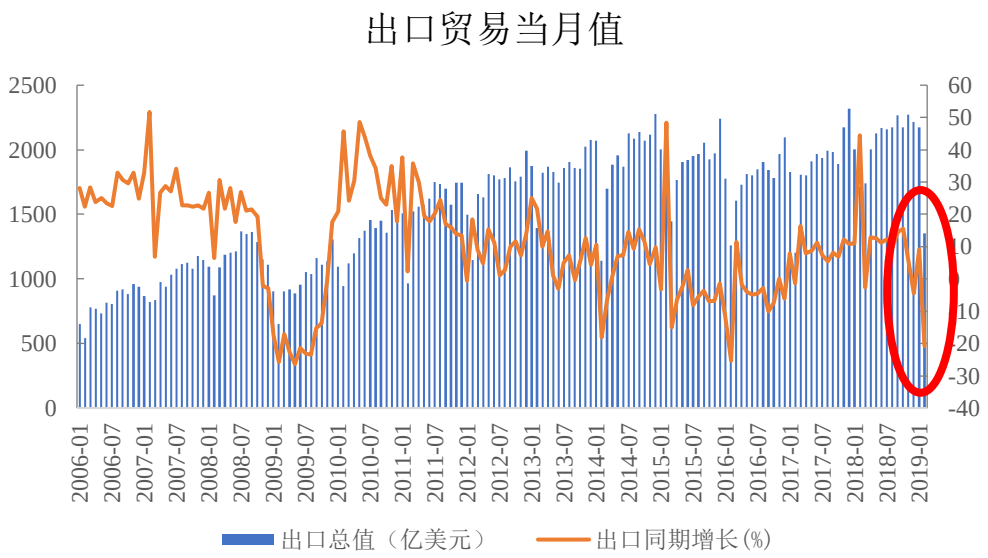


图 13 出口贸易当月值和同比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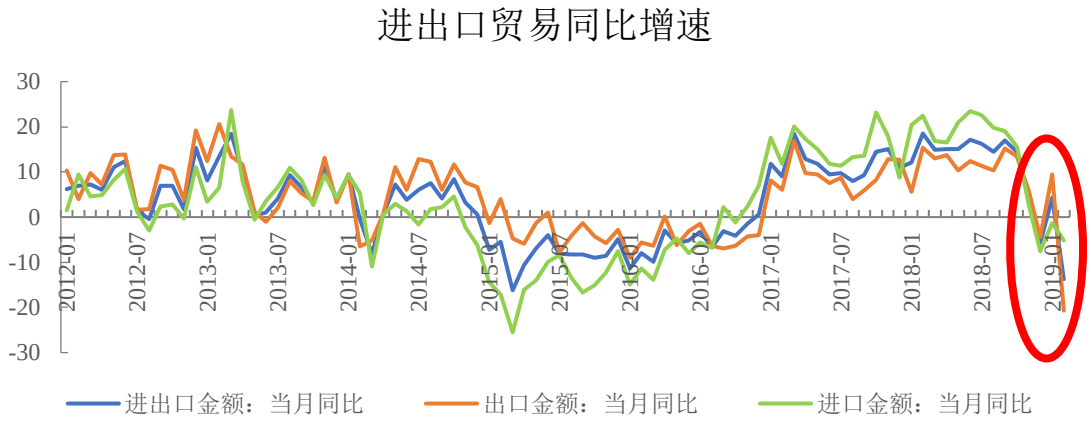


图 14 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速（季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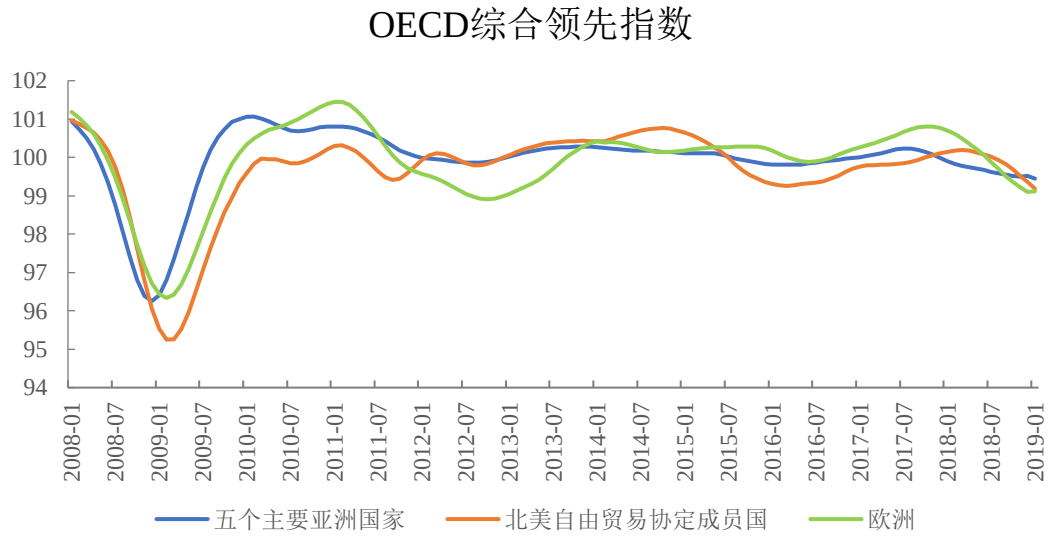


图 15 OECD 综合领先指数

（六）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控房价任务依然艰巨

从房地产销售情况来看，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均在波动中下探，1-2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1410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6%，商品房销售额 12803 亿元，增长 2.8%，增速回落 9.4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1-2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90 亿元，同比增长 11.6%，其中，占房地产开发投资比重 72.1%的住宅投资实现 8711 亿元的投资额，同比增长 18%，增幅明显。2019

年前两个月的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反弹说明市场预期仍然高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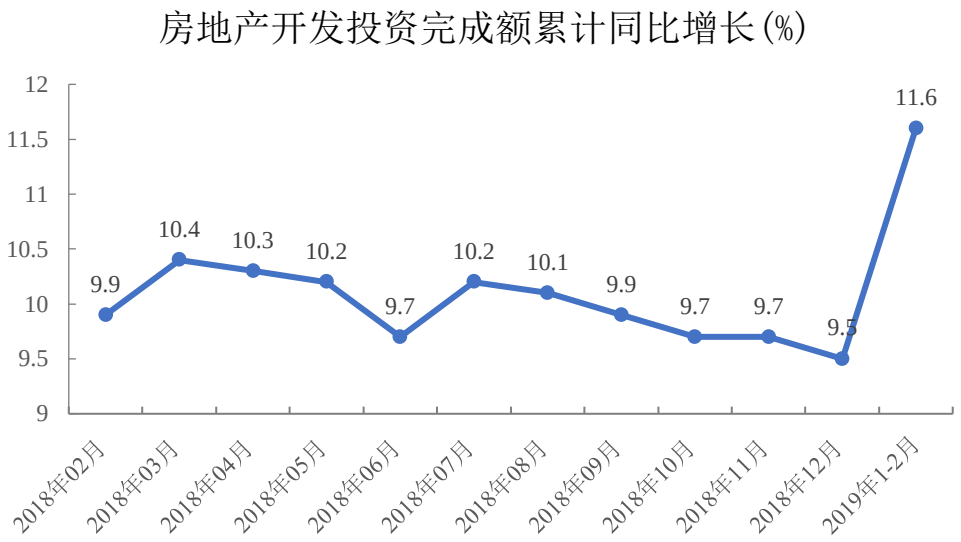


图 16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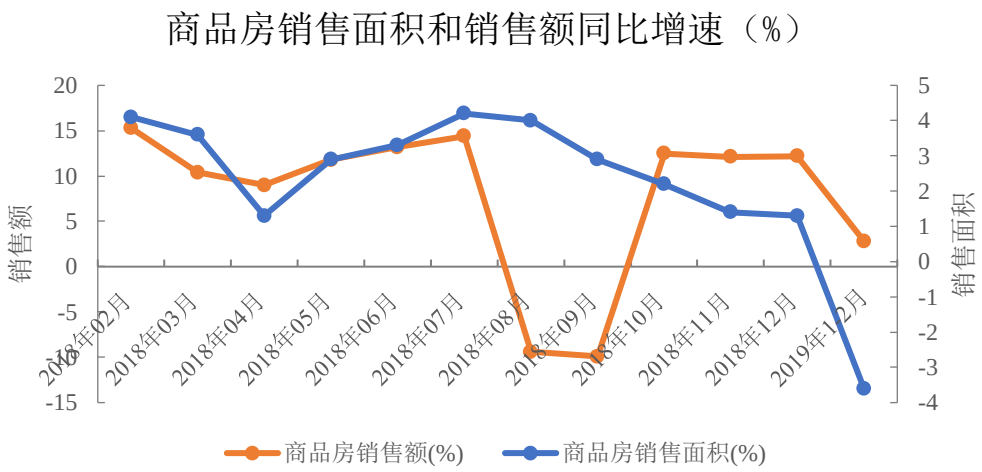


图 17 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速

从价格上看，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的趋势仍然明显。2019 年全国商品房平均价格为 9078.854 元，较去年同期 8511 元上涨 6.67%。其中，东部地区的 12587.82 元的平均价格最高，涨幅也最大，达到 9.43%，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涨幅相对接近，均在 7.5%左右。可以看到，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一般为人口流入地，而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却大幅减小，2019 年 1-2 月比 2018 年 1-2 月减少将

近 600 万平方米，这说明东部地区房价的迅猛上涨是在土地供给和人口流入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这意味着如果中央对各地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采取“一刀切”的政策，难免会造成房地产市场新的问题。

表 2　2019 年 1-2 月各地区房价销售面积与金额增长率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销售面积	销售金额	平均价格	销售面积	销售金额	平均价格	增长率
全国	14633	12454	8511	14102	12803	9078.854	6.67%
东部	6022	6928	11504	5437	6844	12587.82	9.42%
中部	3923	2494	6357	3901	2660	6818.764	7.26%
西部	4272	2717	6360	4368	2993	6852.106	7.74%

（七）各类信心指数回落，预期逆转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各类信心指数扮演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从各类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来看，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期出现反转。可以看到，企业景气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虽然仍处在高景气区间，但是趋势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反转。自 2018 年 3 月开始持续掉头向下，这说明企业界普遍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不利于下一步的投资。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虽然依然保持在高位，但是，也已经和社会商品零售产生了背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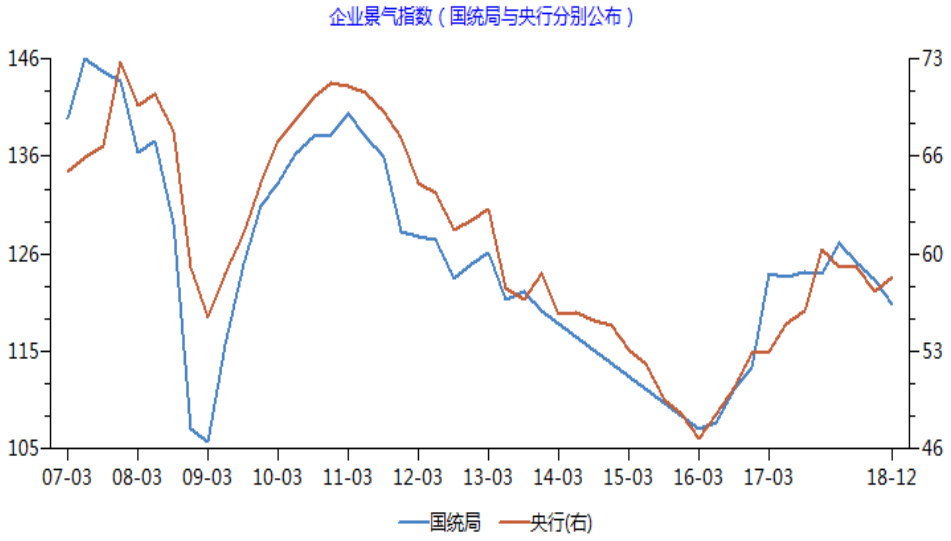


图 18 企业信心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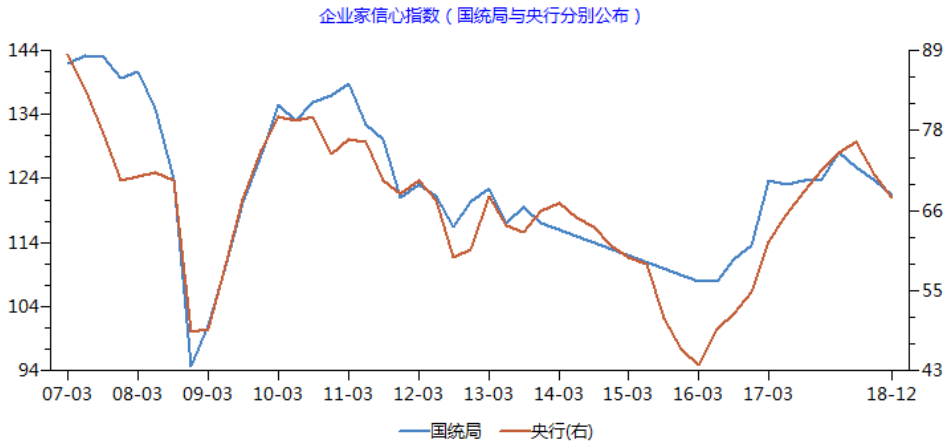


图 19 企业家信心指数

中国企业家信心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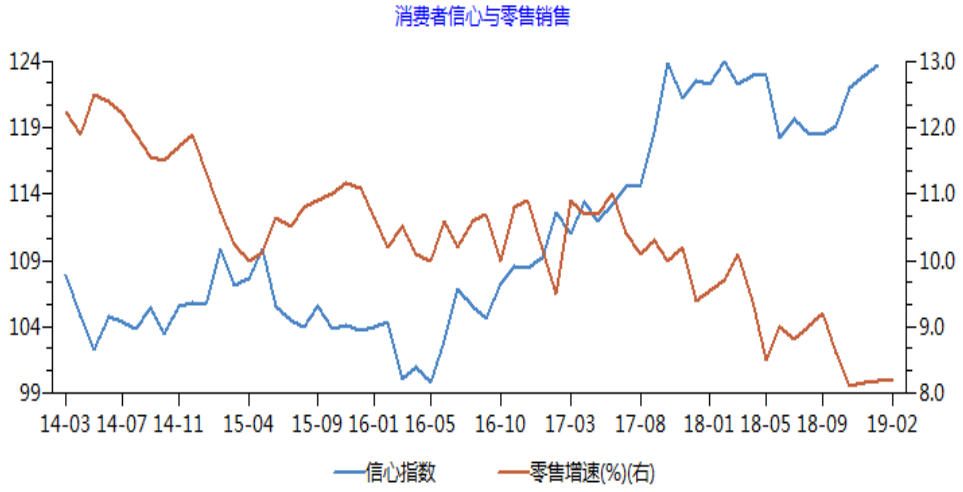


图 20 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零售增速

从 PMI 来看，2019 年 2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2%，环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自从 2018 年 12 月中国 PMI 时隔 29 个月再次跌破枯荣线后，已经连续 3 个月运行在枯荣线之下。另外，汇丰中国 PMI 虽然在 2019 年 2 月有大幅回调，由 48.3%回调至 49.9%，但依旧处在枯荣线之下，这说明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在进一步加大。从外部形势来看，2018 年世界主要国家 PMI 均成下降的态势，这说明世界各国普遍下调经济增长的预期，同时说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面临的外部形势也在进一步恶化。

分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1.5%，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46.9%和 45.3%，分别环比下降 0.3 和 2.0 个百分点，均位于枯荣线以下，这说明我国企业发展进一步分化，中小企业经营状况较大型企业景气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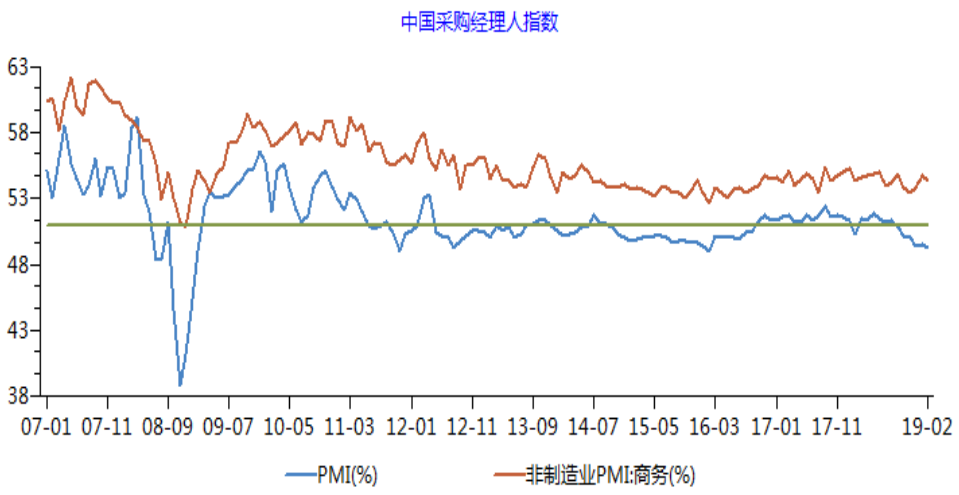


图 21 采购经理人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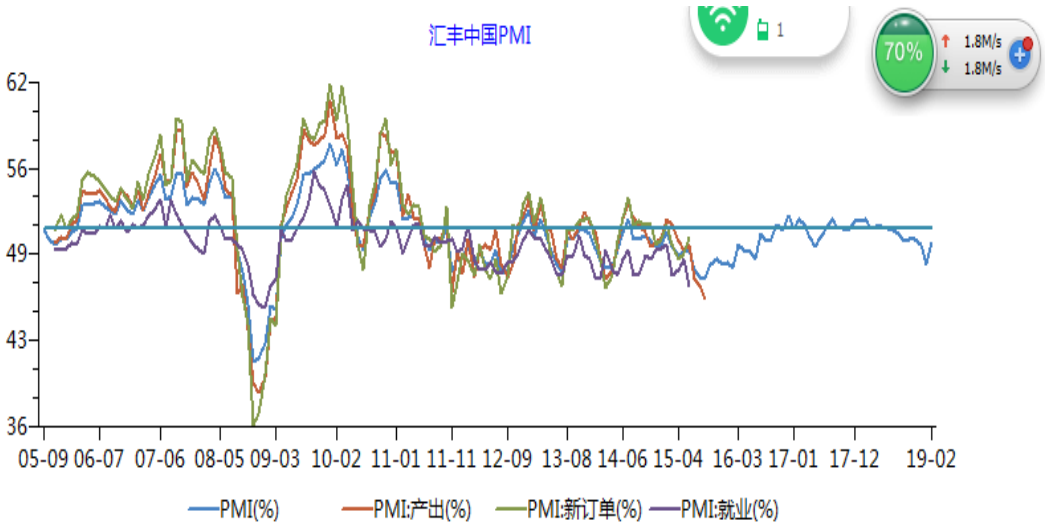


图 22 汇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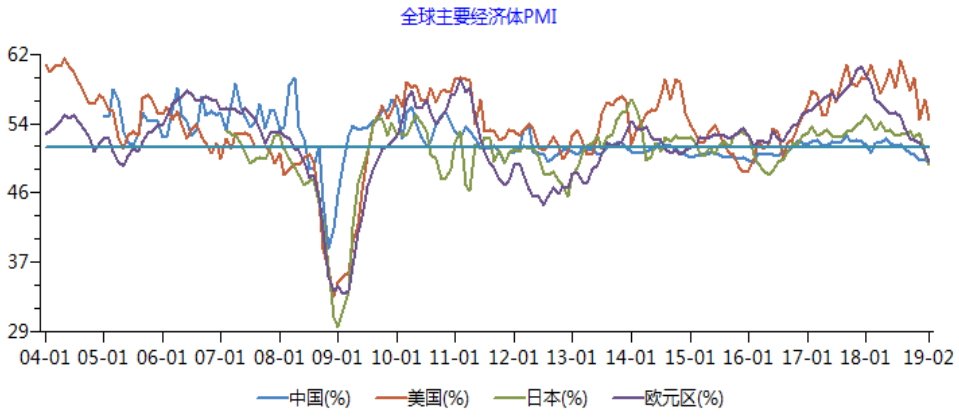


图 23 主要国家采购经理人指数

综合上述宏观经济指标，2019 年 1-2 月，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平稳，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下，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但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下行压力不断凸显，各类信心指数和先行指数开始掉头向下，部分预期发生逆转。这也意味着，在新的一年，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搬开改革的绊脚石，不断深化改革，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二、什么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好坏：民营经济的力量

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仔细梳理中国宏观经济绩效的决定因素，从而为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奠定认知基础，极为关键。

自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经历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奇迹般增长的事实，已经无需罗列更多数据和图表。在筚路蓝缕的四十年当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基本事实：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中，民营经济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况不仅决定了宏观经济绩效，而且还是造成我国地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全国各地基本形成“民营经济强则经济实力强，民营经济弱则经济实力弱”的局面。可以说，“民营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好，宏观经济就趋暖向好，“民营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差，宏观经济就趋冷下行。

（一）“民营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民营经济究竟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曾经总结出“56789”的说法：“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 50%；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 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 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了 80%，全国城镇就业数是 4.25 亿人，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数 3.4 亿，这就是 80%；对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超过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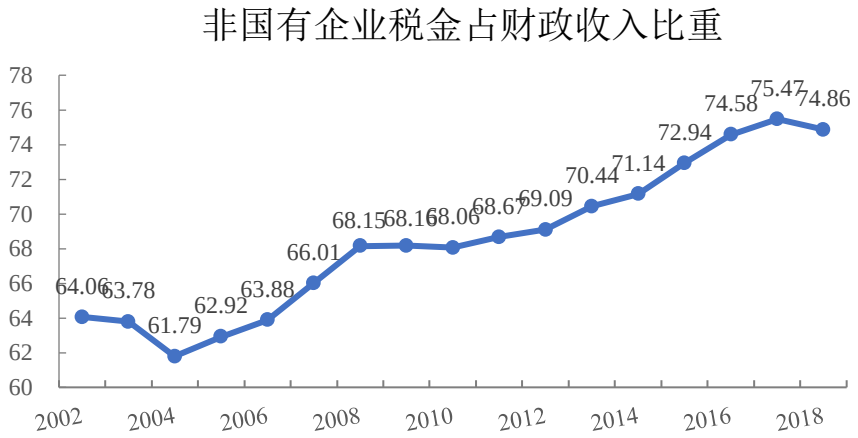


图 24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所有制企业税金占财政收入比重

从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来看，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所有制形式税金占财政收入比重自 2004 年开始持续上升，2018 年已经达到 74.86%，虽然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持续增加，但是近几年的增长速度则持续放缓，尤其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所有制形式税金占财政收入比重 2018 年相比 2017 年下降了将近 1 个百分点，这说明最近几年民营企业发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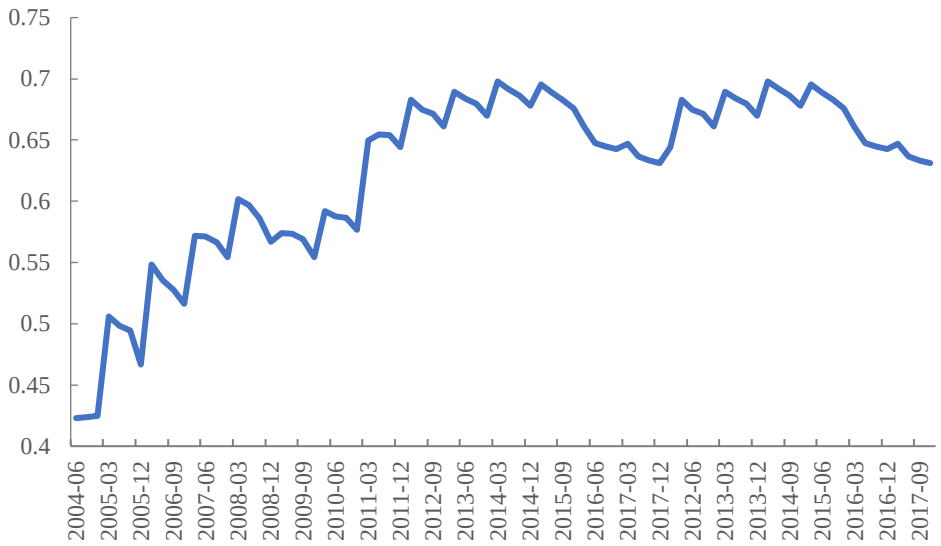


图 25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所有制形式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来看，2012 年以后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就一直维持在 60%以上，但增速在最近几年同样出现明显下滑。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所有制形式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自 2014 年 9 月的 69.5%开始持续走低，2017 年 12 月已经下降至 63.3%，下降了近 6 个百分点。民营经济下滑会导致中国经济的支撑力急剧恶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宏观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后劲疲软。

目前，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综合国力之间的竞争。各国为了加快自身经济的发展，竞相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民营经济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从创新投入的角度来看，R&D 经费支出和人员投入中民营企业占比均稳步上升，从 2006 年 65%左右上升至接近 90%。从创新产出的角度来看，民营经济贡献了 75%以上的有效专利数和 80%以上的发明专利。长期以来，民营经济的投入占比长期低于产出占比，这一情况在 2013 年以后发生变化，民营经济的投入产出占比逐渐拉近，这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民营经济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保持了较高的创新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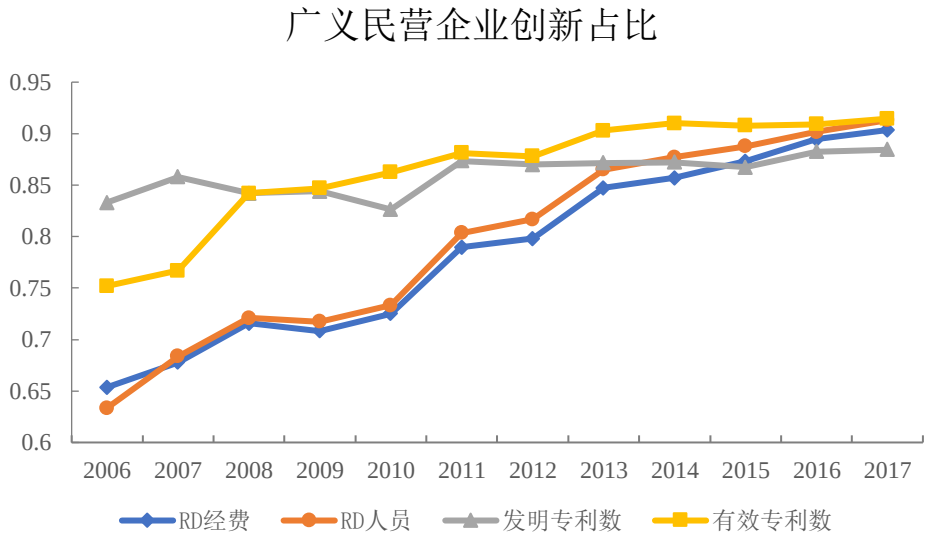


图 26 广义民营企业创新占比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切实保障改善民生，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而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提供了 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 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容纳了 90%的新增就业。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背景下，在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不但未出现不降，反而连年增加，这为我国经济保增长、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营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经济绩效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竞争地位不断提高，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站在全国的层面来看，如果我们回顾过去 40 年的改革进程，我们会发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民营经济的发展往往决定了经济绩效。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利用 29 个省（不包括重庆和西藏）1997-2017 的经济发展数据，并且按照文献中经常采用的做法，采用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比重、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比重三个指标来衡量民营经济的发展情

况。可以发现，民营经济发展情况与地区 GDP、人均 GDP、地方财政收入与地区就业人数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均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1. 民营经济工业产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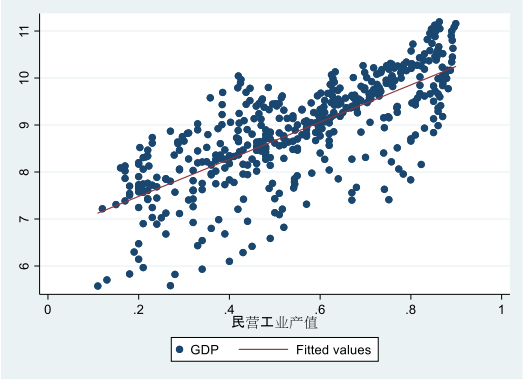


图 27a 各省份民营工业产值与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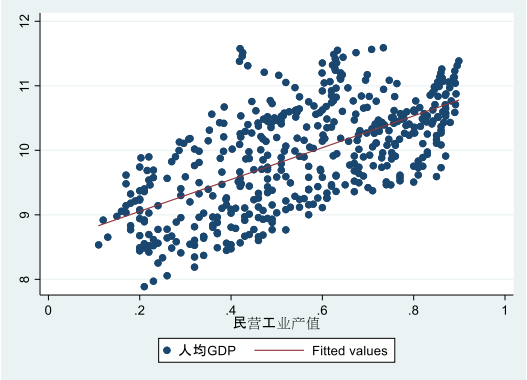


图 27b 各省份民营工业产值与人均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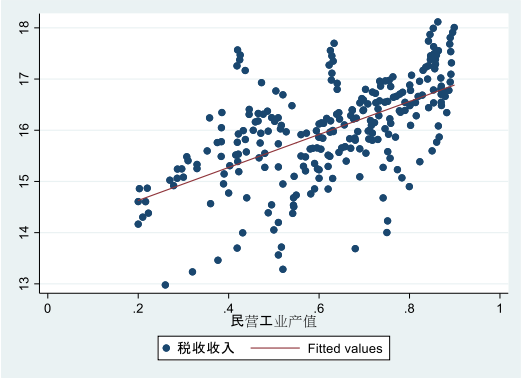


图 27c 各省份民营工业产值与税收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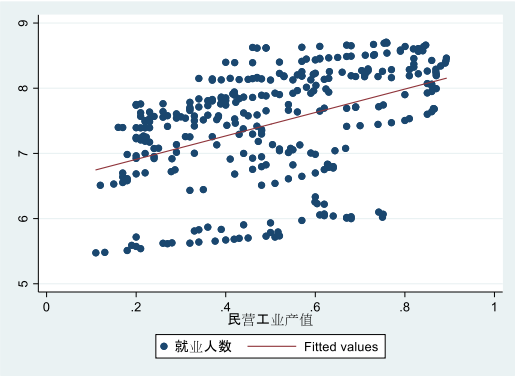


图 27d 各省份民营工业产值与就业人数

2. 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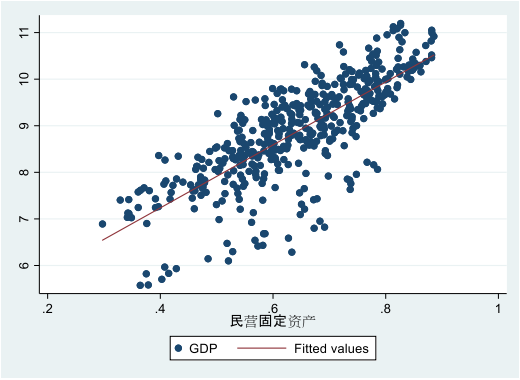


图 28a 各省份民营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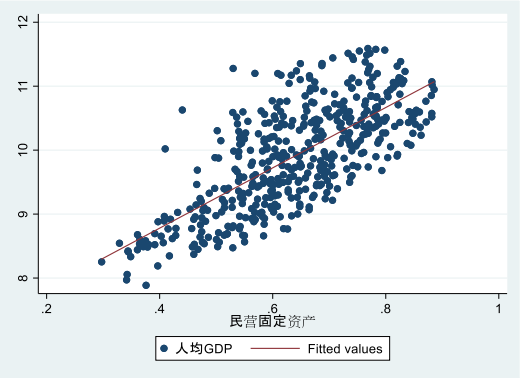


图 28b 各省份民营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均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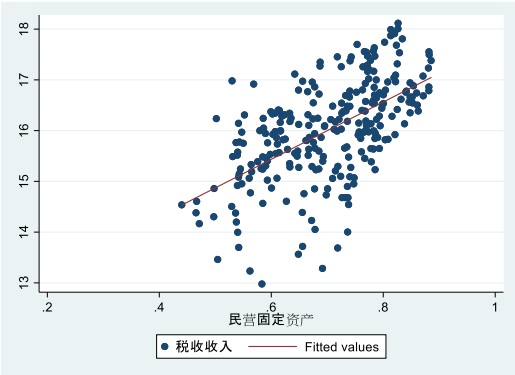


图 28c 各省份民营固定资产投资与税收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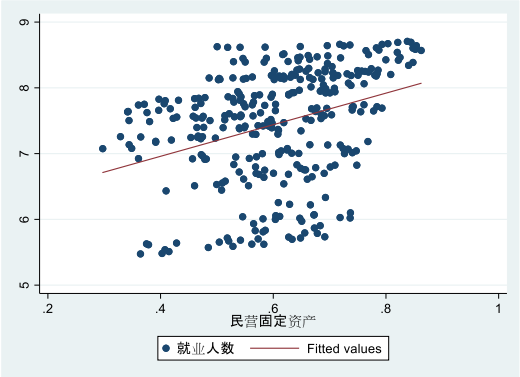


图 28d 各省份民营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人数

3. 民营经济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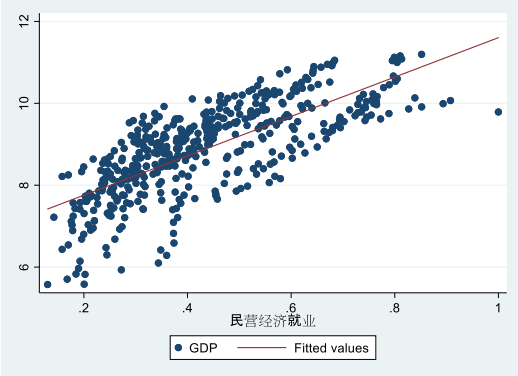


图 29a 各省份民营经济就业与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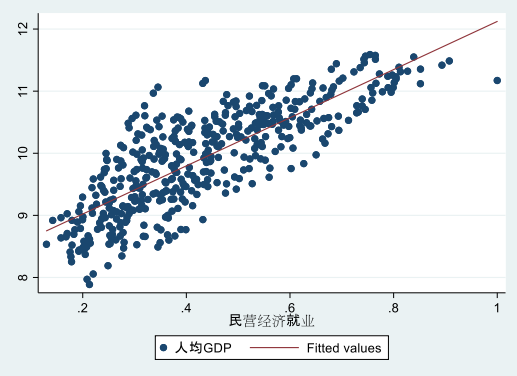


图 29b 各省份民营经济就业与人均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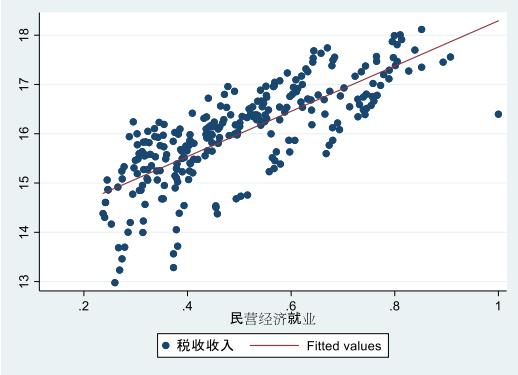


图 29c 各省份民营经济就业与税收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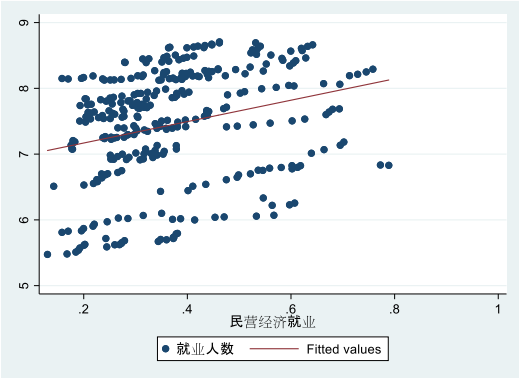


图 29d 各省份民营经济就业与就业人数

站在地区差异的角度看，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地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地区差异的拉大，以至于显著扩大的地区经济差距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一样引人注目。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西部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开始迅速滑落，甚至出现了

负增长。对此，所有制结构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即中西部地区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被认为是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而从现实来看，这些经济增长骤降的省份也正是资源丰富、民营经济比重较低的地区。

同样的，利用民营经济工业产值比重、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民营经济就业人数比重三个指标考察 1985 年以来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虽然总体上东中西各部分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在波动上升，但在地区差异上仍会呈现东部最好、中部其次、西部最差的局面，而这也与我国目前东强西弱的经济发展态势相匹配。截至 2017 年，东部地区在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值占比和就业占比三项指标上均超过 70%，而西部地区的民营经济就业占比仍未只有 47%，其余两项指标也仅是刚刚超过 50%。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较差的直接后果是失去民营经济对就业的“稳定器”作用，事实也同样如此，2016 年以来的以淘汰落后产能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用 5 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 1-1.5 亿吨并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量，这将使得使 130 万煤矿系统人员和 50 万钢铁系统人员下岗（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6）。在这一背景下，民营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则可以充分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而民营经济发展较差的西部地区则会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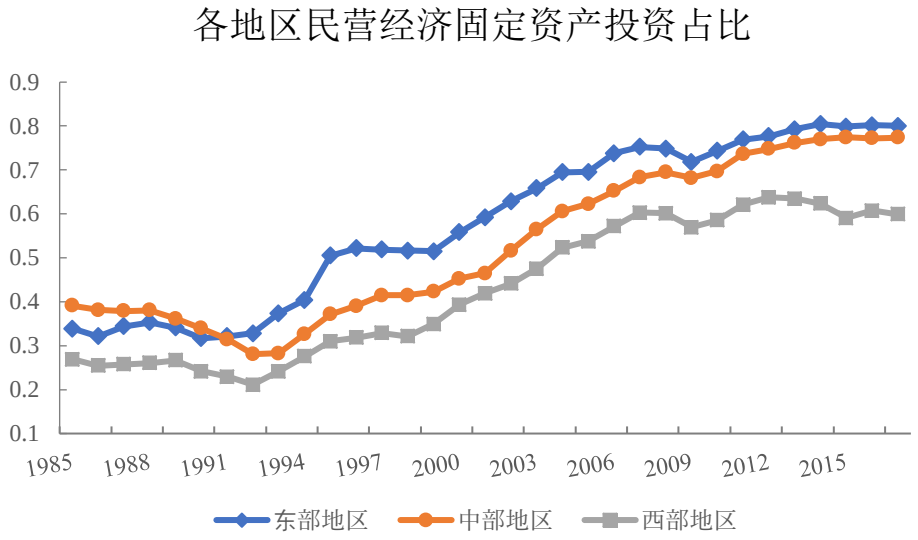


图 30a 各地区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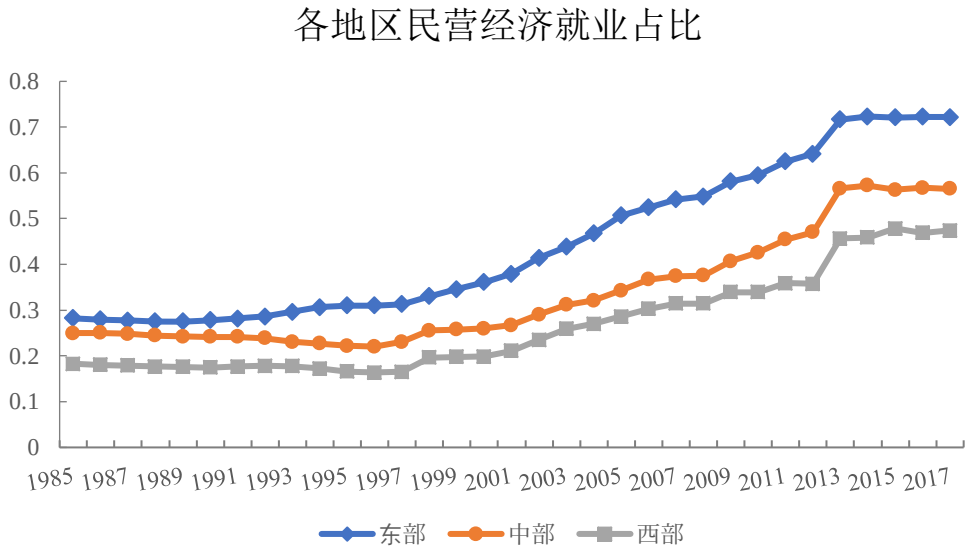


图 30b 各地区民营经济就业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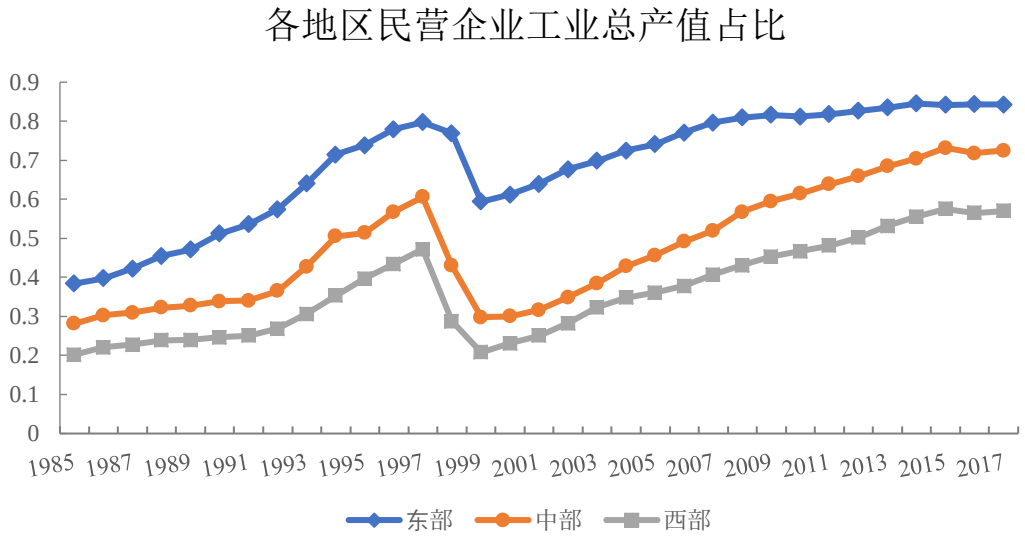


图 30c 各地区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

（三）民营经济下滑过猛，发展环境亟待改进

近些年来，在新常态背景下，表现的尤其突出的问题是，民营经济仍然面临一系列发展的障碍和困难。从民营企业利润来看，2017 年以来总体上民营企业利润总额呈下降趋势，从 2017 年 4 月的 15.9%一度跌至 2018 年 3 月的 8.8%，跌幅将近一半，虽然 2018 年后半年民营企业利润总额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之前的平均水平。从私营企业数量来看，2012 年以来我国私营工业企业数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放管服”改革和减税降费等优惠和扶持政策，但是 2016 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单位数的增长的幅度已经显著降低，2018 年全年私营企业遭遇明显寒冬，整体数量未有明显增长，2018 年始终未达到 2017 年末的最高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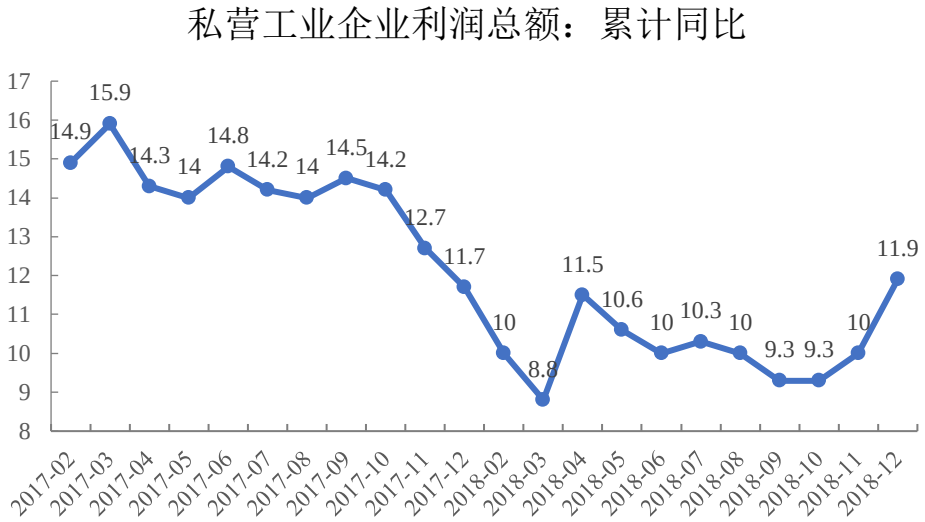


图 31　私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速

图 32　私营工业企业数量

从工业企业增加值来看，2012 年以来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样在持续走低，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部分时间内，民营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的同比增长都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增加值，但 2017 年之后这一情况开始出现反转。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这说明在宏观经济下行区间里，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要明显好于民营企业，这进一

步说明了民营经济的困难处境。2018 年末，由于党中央召开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以及一系列稳定预期的言论，增强了民营企业的信心，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开始逐渐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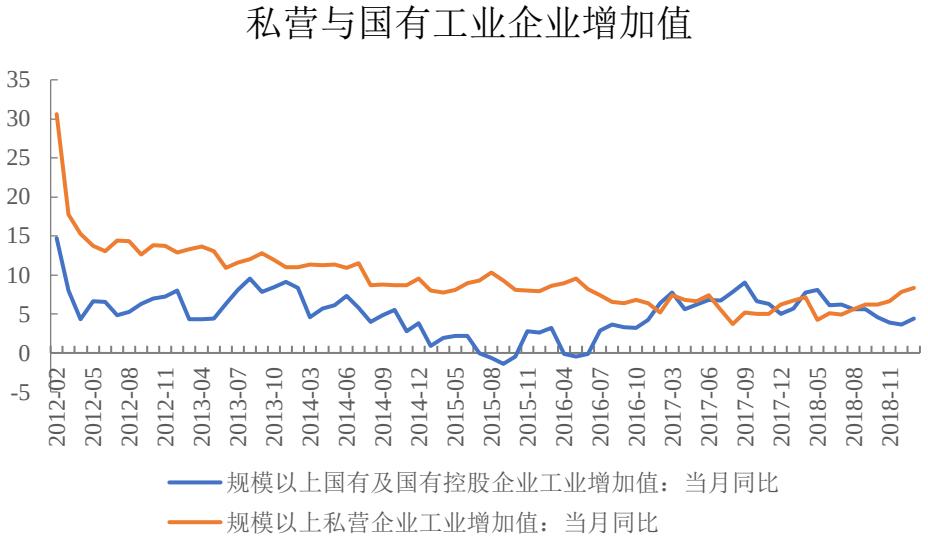


图 33　私营与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从投资来看，2005 年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则呈现出持续下滑的态势，从 2005 年 2 月最高的 87.43%一路下跌至 2016 年 7 月的 2.11%。尽管 2019 年 2 月最新的数据显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7.5%，但是一方面，相比于过去，民营经济下滑过猛导致中国经济的支撑力急剧恶化；另一方面，从趋势上看，民营经济投资回升的基础仍不牢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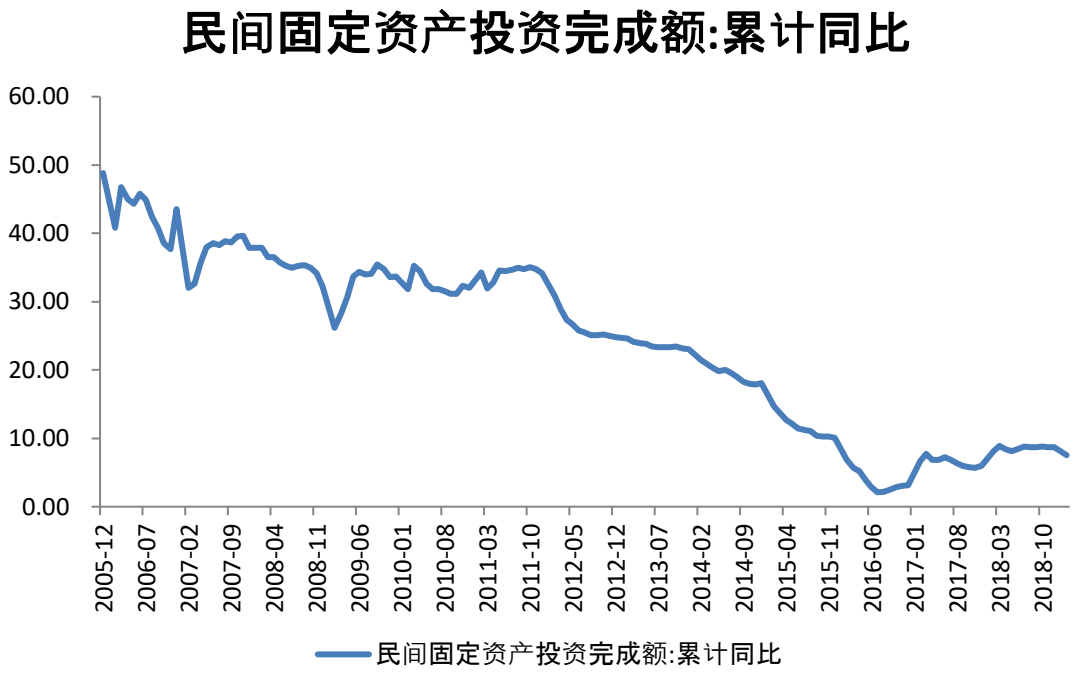


图 34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从行业来看，第二产业的增速下降最为明显，从 2012 年初的 29%的增长率一路下滑到 2018 年中的 5%，凸显了近年来“新常态”下民营工业企业发展的综合困境。

从客观来看，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挫固然有一定的短期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融资困境、税负较重、所有制歧视等一些长期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并没有根除，甚至在近年来有所逆转，导致企业投资积极性下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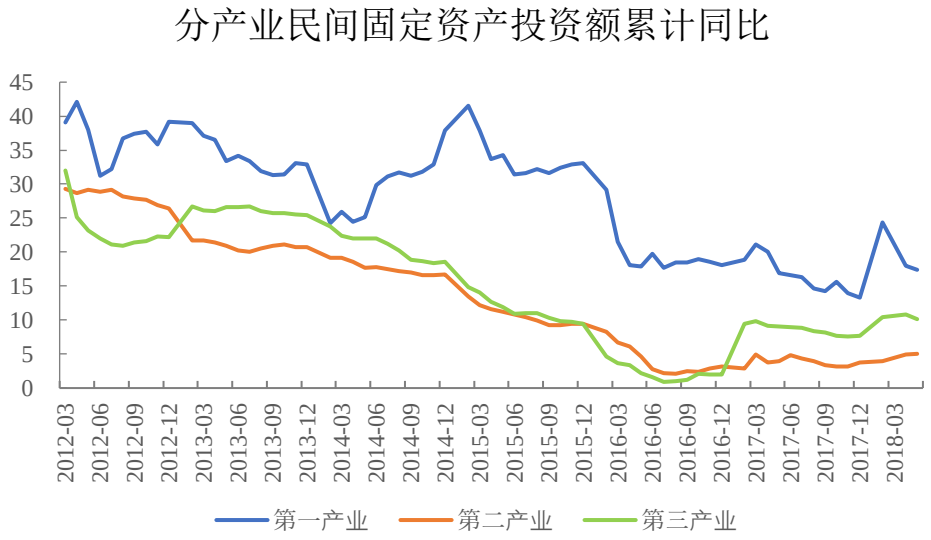


图 35　分产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三、宏观深处是改革：改革进程决定了宏观绩效

（一）所有制改革决定了经济绩效（1997-2017）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事实说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在其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则构成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从理论上讲，国企改革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一方面，国企改革可以通过提升国有企业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大量研究已经从企业生产效率、利润率、产出绩效等多个方面验证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还会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资本边际产出并促进 TFP 增长等途径实现宏观经济的提振效应。

从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利用（国有企业本年工业产值-国有企业上年工业产值）/国有企业上年工业产值和（国有企业本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国有企业上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国有企业上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国有企业改革幅度，会发现 1997 年来各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幅度与 GDP 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率、工业增长价值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均呈现出正相关，这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幅度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的绩效越好。

1.国有企业工业产值改革幅度与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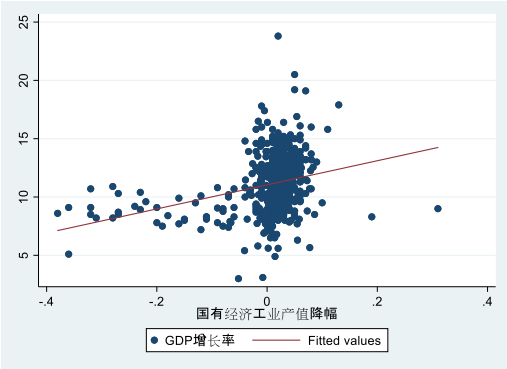


图 36a 国企改革幅度 1 与 GDP 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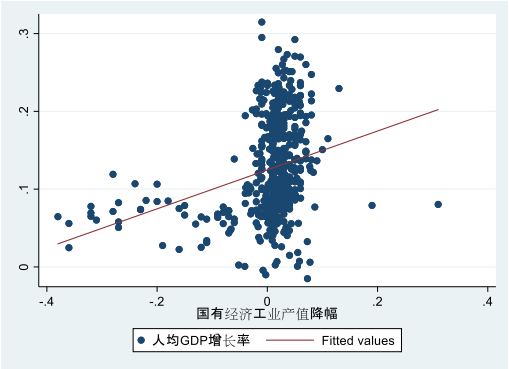


图 36b 国企改革幅度 1 与人均 GDP 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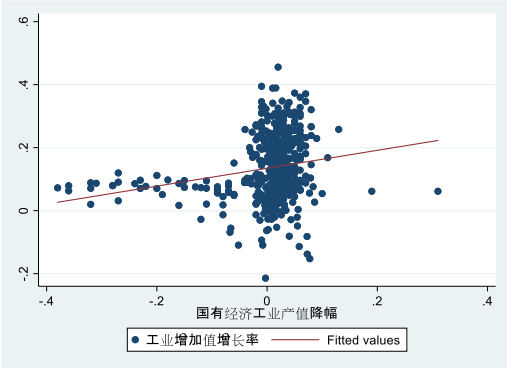


图 36c 国企改革幅度 1 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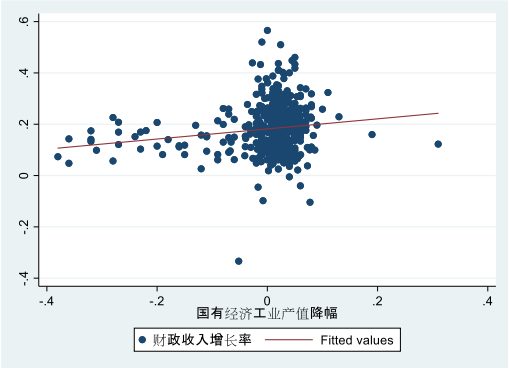


图 36d 国企改革幅度 1 与财政收入增长率

2.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改革幅度与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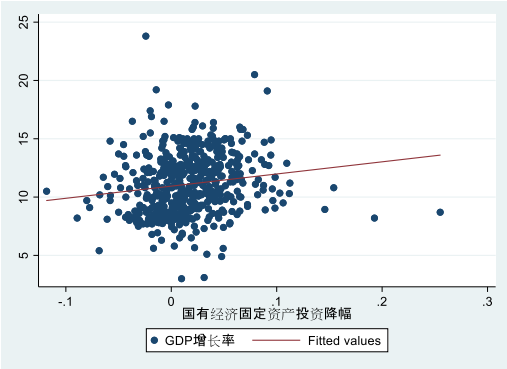


图 37a 国企改革幅度 2 与 GDP 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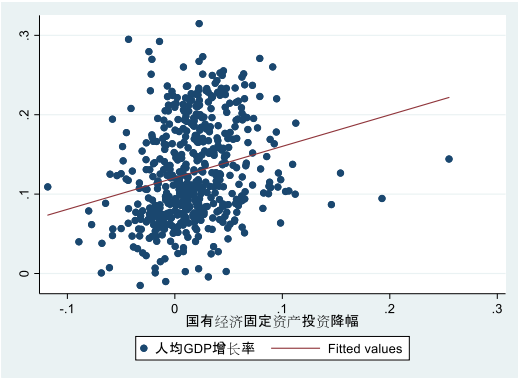


图 37b 国企改革幅度 2 与人均 GDP 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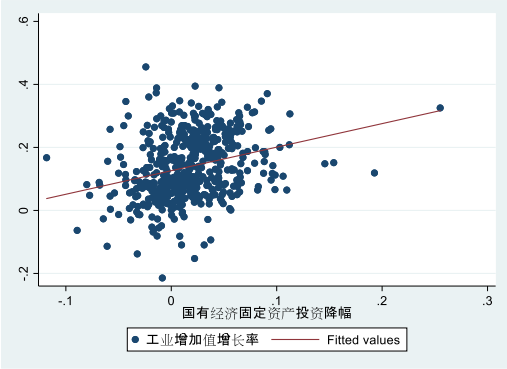


图 37c 国企改革幅度 2 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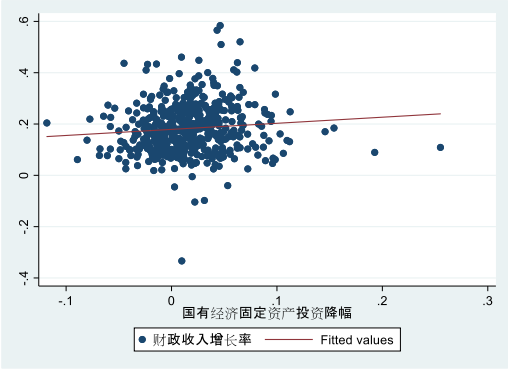


图 37d 国企改革幅度 2 与财政收入增长率

（二）金融危机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逆势回转”，整体绩效下降

表 3 全国国有企业户数（2002-2016 年）

	全国	中央	地方
年份	汇编企业户数(万户)	汇编企业户数(万户)	汇编企业户数(万户)
2002	15.9	1.8	14.1
2003	14.6	1.9	12.7
2004	13.6	1.9	11.7
2005	12.6	2	10.6
2006	11.6	2.1	9.6
2007	11.2	2.2	9
2008	11	2.2	8.8
2009	11.1	2.5	8.6
2010	11.4	2.6	8.7
2011	13.6	4.1	9.4
2012	14.7	4.8	9.9
2013	15.5	5.2	10.4
2014	16.1	5.4	10.6
2015	16.7	5.6	11.1
2016	17.4	5.7	11.6

注：原始资料来源为历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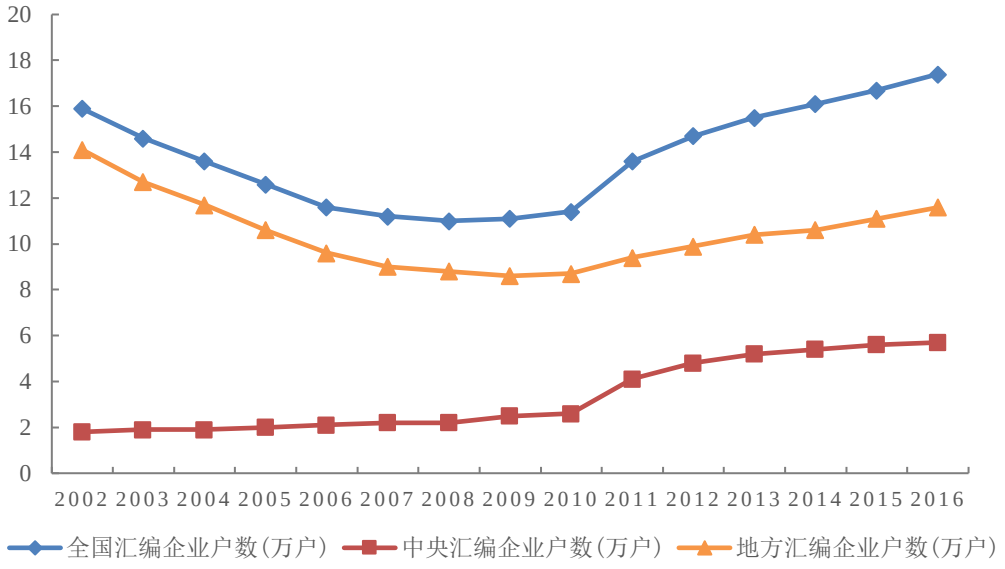


图 38 全国国有企业的数量（2002-2016）

从数据来看，国有企业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首先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但是在 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开始出现逆势的增长。由 2008 年的 11 万户迅速增长到 2016 年的 17.4 万户。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人们的“国进民退”的直观印象，从数量上看，国有企业的数量的确是在 2008 年以后有所扩展。从管理主体来看，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呈现出分异化的趋势。中央国有企业（含中央直属企业、中央部门管理企业）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断扩展，这和国家在上个世纪末提出的“抓大放小”改革策略紧密相关，中央直管企业和中央部门管理的国有企业往往处于“国有经济的核心命脉”，属于大型和超大型企业，在“抓大放小”的改革背景下，其规模不断扩张，从 2002 年的 1.8 万户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5.7 万户，地方国有企业往往处于“竞争性领域”，以中小国有企业为主，属于“放”的范围，在进入新世纪后首先呈现出下降态势，从 2002 年的 14.1 万户下降到了 2008 年的 8.8 万户。

但是，同时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国进民退”与 2008 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危

机紧密相关。中央国有企业 2008 年之前的扩张速度较为缓慢，从 2002 至 2008 的 6 年之间仅增长了 0.4 万户，但是在 2008 年之后，中央国有企业的扩张速度迅速加大，从 2008 至 2016 的 9 年时间增长了 3.5 万户。地方国有企业则在 2009 年的低谷 8.6 万户以后，也扭转了之前的下降趋势，呈现出迅速上升的态势，在随后的 7 年时间里增长了 3 万户。这充分说明，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确扮演了一定的特殊功能，仍然是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执行刺激政策的主要经济调节工具。

从国有企业的资产状况来看，也是呈现出不断的上升的趋势。根据《中国财政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从 2002 年的 180218.9 亿元上升到了 2018 年 1787483 亿元，短短 16 年间，约 9.9 倍。中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总额从 2002 年的 66543.1 亿元上升到了 2018 年的 631008.1 亿元，约 9.5 倍。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总额从 2002 年的 65476.7 亿元，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415753.7 亿元，约为 6.3 倍。

从时间节点来看，国有企业的资产状况在 2008 年之前并未收到数量减少的影响，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和国有资产总额在 2002 至 2008 年间分别上升了 2.3、2.5 和 2.1 倍，但是在 2008 年之后，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额度加速上升，2018 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额是 2008 年的 4.3 和 3.8 倍，2016 年国有资产总额是 2008 年的 3.09 倍。这也进一步说明，国有企业在经济危机中扮演了国家刺激政策的主要工具，在数量扩张的同时，也加速了资产数额的扩张。但是，这种资产扩张更多的是通过高额负债实现的，为国有企业整体绩效的下滑埋下了隐患。

表 4 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情况

主要指标	汇编户数 (万户)	资产总额	净资产总额	国有资产总额
2002	15.9	180218.9	66543.1	65476.7
2003	14.6	199709.8	70990.8	70405.6
2004	13.6	215602.3	76763.2	77345.6
2005	12.6	242560.1	87386.9	87831.6
2006	11.6	277308.1	98014.4	96170.6
2007	11.2	347068.1	144595.6	112205.8
2008	11	416219.2	166210.8	134365.5
2009	11.1	514137.2	198720.3	157398.3
2010	11.4	640214.3	234171.1	185364.6
2011	13.6	759081.8	272991	217307.7
2012	14.7	894890.1	319754.7	252540.3
2013	15.5	1040947	369972.8	293339.1
2014	16.1	1184715	418759.1	336947.8
2015	16.7	1406832	482414.4	378101.7
2016	17.4	1549141.5	533926.6	415753.7
2017	-	1517115.4	519958	-
2018	-	1787483	631008.1	-

注：原始资料来源为历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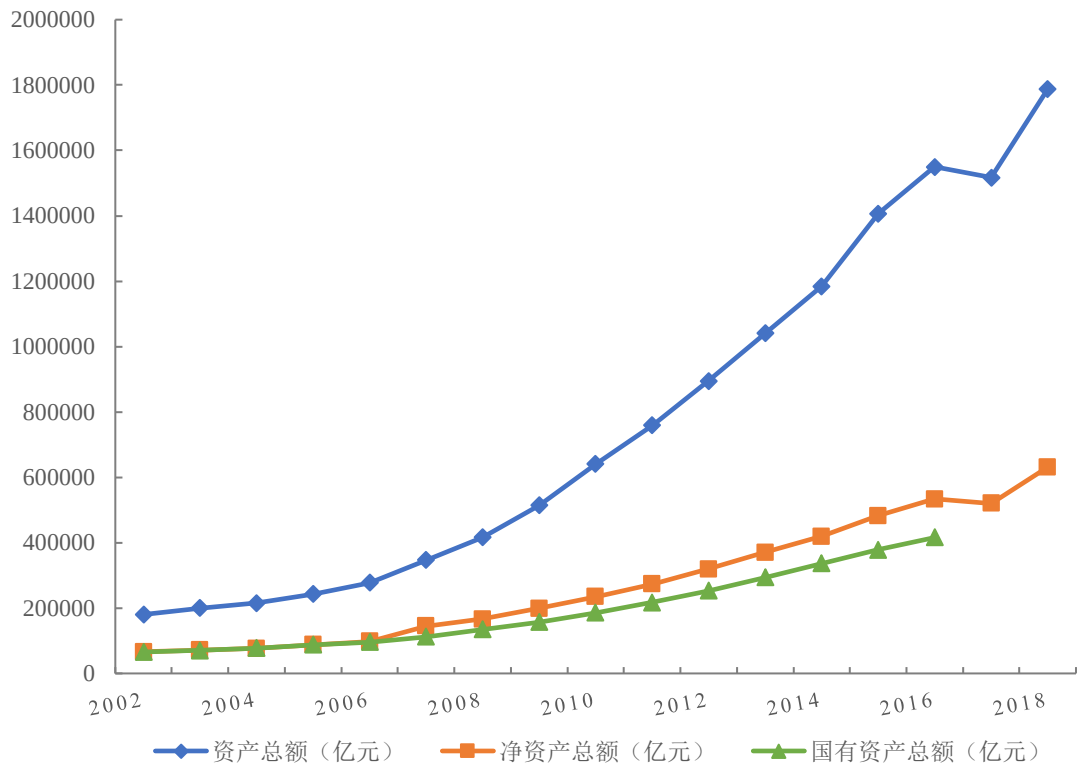


图 39 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情况

（三）国有企业的盈利情况呈现出两极分化，08 年后极化效应更趋严重

从总体情况来看，全国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呈现持续向好的局面，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由 2002 年的 3786.3 亿元，上升到了 2018 年的 33877.7 亿元，2018 年的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 2002 年的 8.9 倍。但是，如果从国有企业的亏损和盈利状况来看，则呈现出两极分化、喜忧参半的局面。一方面，盈利企业的盈利额在持续上升，盈利企业的盈利额从 2002 年的 5588.8 亿元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45060.5 亿元，2016 年的盈利额度达到了 2002 年的约 8.06 倍。但是，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也是在持续上升，由 2002 的 1802.5 亿元上升到了 2015 年的 19501.8 亿元，2015 年的亏损额度达到了 2002 年的 10.8 倍。从图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盈利企业盈利额和亏损企业亏损额的“喇叭口”在不断扩大，并在 2010 年之后不断加剧。

从逻辑上看，这主要是因为，在国家“抓大放小”的改革背景下，处于下游的产品市场基本实现了竞争，并且由于民营企业的强竞争力，下游市场的国有企业竞争力变弱，企业亏损严重，亏损额度逐渐加大。但是，在资本、金融、石油、电力、电信等一部分上游市场领域，国家依然维持了明显的垄断特征，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以少数大中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维持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这种“非对称的竞争”使得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在上游市场的维持了垄断能力，部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利润巨幅增长。

表 5 全国国有企业盈利和亏损状况

年份	企业户数（万户）	利润总额（亿元）	盈利面（%）	盈利企业盈利额（亿元）	亏损企业亏损额（亿元）
2002	15.9	3786.3	50.1	5588.8	-1802.5
2003	14.6	4769.4	47.4	7589.1	-2819.8
2004	13.6	7368.8	48	10429.4	-3060.6
2005	12.6	9579.9	50.1	12005.9	-2426
2006	11.6	12193.5	53.4	15701.1	-3507.5
2007	11.2	17441.8	56.5	21220.4	-3778.6
2008	11	13335.2	56.8	19863.7	-6528.4
2009	11.1	15606.8	58.6	20983.8	-5377
2010	11.4	21428.2	60	27715.5	-6287.3
2011	13.6	24669.8	59.6	33889.1	-9219.3
2012	14.7	24277.3	58.9	35785.9	-11508.7
2013	15.5	25573.9	58.4	38147.4	-12573.6
2014	16.1	26444	58.1	40969.2	-14525.2
2015	16.7	24970.4	57	42281.7	-17311.3
2016	17.4	25558.7	56.9	45060.5	-19501.8
2017	-	28985.9	-	-	-
2018	-	33877.7	-	-	-

注：原始资料来源为历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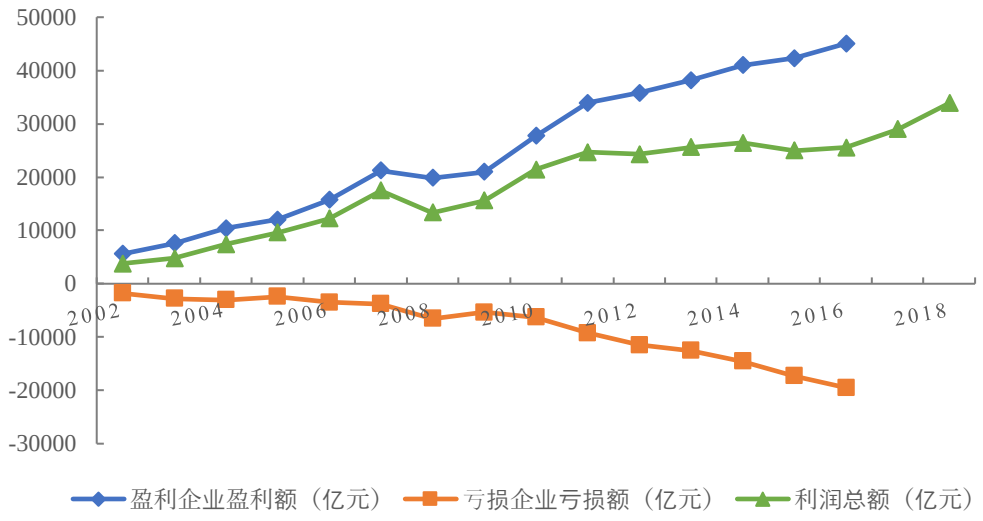


图 40 全国国有企业的盈利、亏损情况

（四）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指标呈现出逆转趋势，值得警惕

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有许多的度量指标，本部分我们结合《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主要是从国有企业盈利面、总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销售利润率和已获利息倍数等指标，来观测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指标变化。

第一，从盈利面来看，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2010 年之前，盈利企业占全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在一直上升，说明这段时间全国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是在不断改善的，亏损企业不断缩减。但是，从 2010 年开始，盈利面持续下滑，说明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和资产总额都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但是由于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四万亿”等一系列刺激计划下，国有企业扩张太快，并且在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没有得到理顺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效率并没有改善，反而呈现出一种恶化的态势，这在最近的几年里表现的尤其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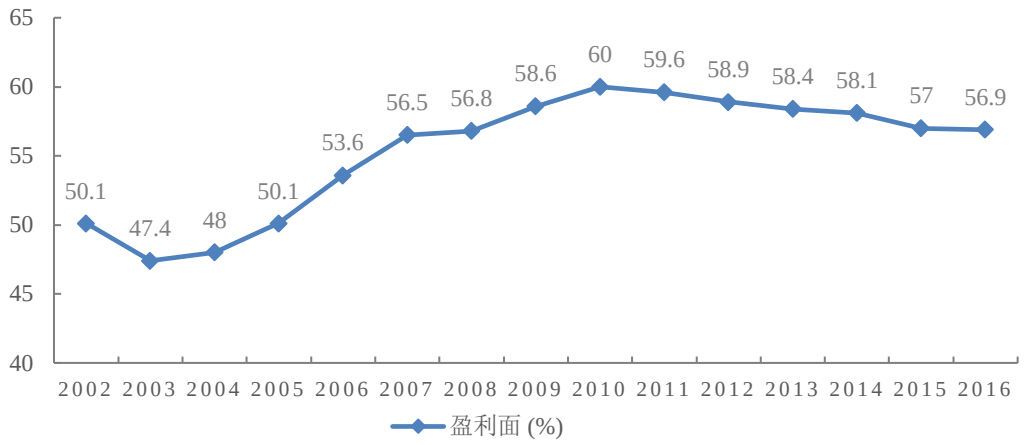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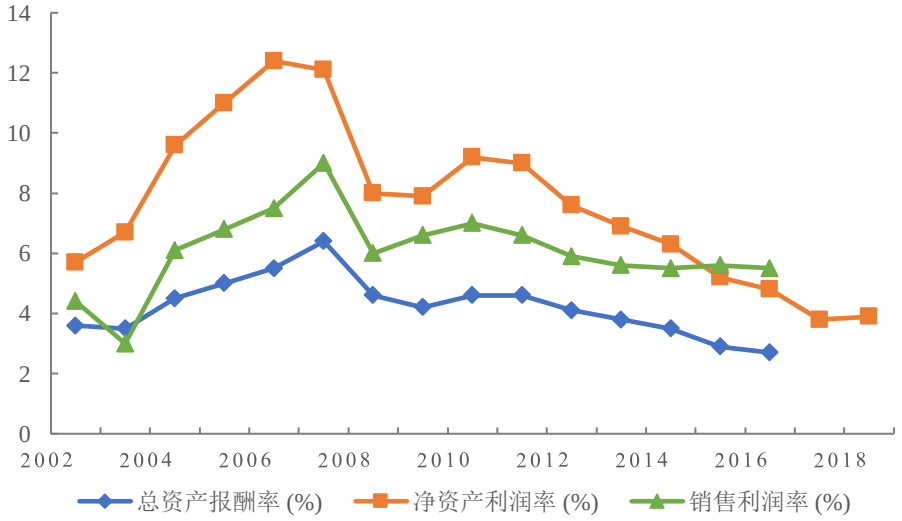


图 41 全国国有企业的盈利面情况

第二，从回报率和利润率来看，也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从图 42 可以看出，全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销售利润率[1]在 2008 年之前的都呈现着显著快速的上升态势。这说明，自上个世纪开始的抓大放小改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国有企业的绩效指标，国有企业的利润改善，促进了国有企业在总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销售利润率方面指标的进步。但是，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下，国有企业的回报率指标迅速下滑。



[1]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平均总资产×100%；净资产回报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销售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

图 42 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利润率情况

第三，从“已获利息倍数”这一指标来看，也呈现出逆转的趋势。已获利息倍数[2]是指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之比，又称利息保障倍数，用以衡量偿付借款利息的能力，它是衡量企业支付负债利息能力的指标。可以从图 43 中看到，在 2008 年以前，全部国有企业的已获利息倍数持续攀升，这表明，2008 年之前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变好，偿债能力变强。但是，在 2008 年之后，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2016 年的相关数值已经接近于 2002 年的情形。这也说明，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陷入债务高企、难以还债的“软约束危机”之中，一部分成为了“僵尸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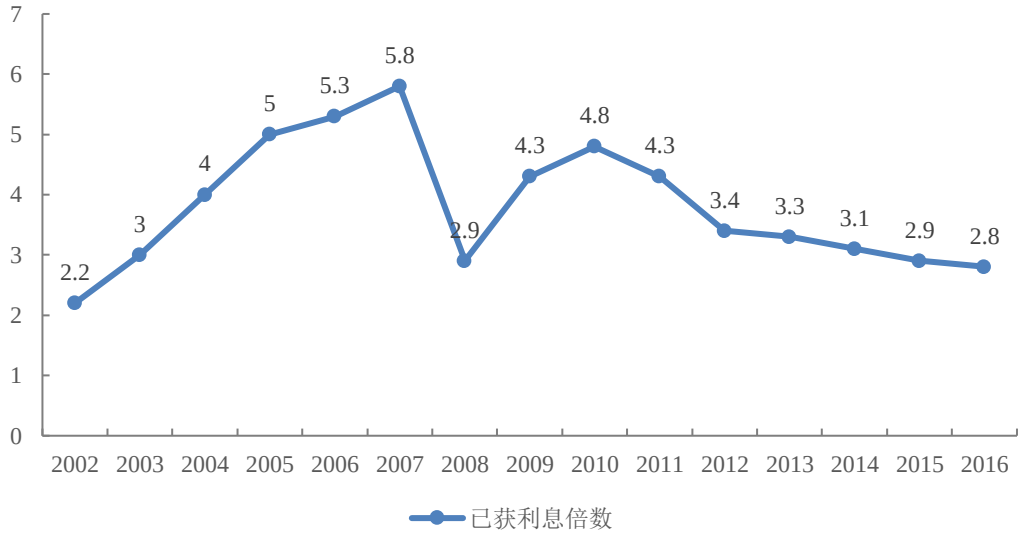


图 43 全国国有企业的已获利息倍数

四、竖起“定海神针”，打破改革坚冰，迎来新一轮景气周期

（一）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背后的一些深层原因

客观来看，当前经济的下行压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改革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难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导致企业家群体“预期不稳”、“信心不

[2]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或=(净利润+利息费用+所得税费用)/利息费用。

足”，在“稳预期”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的目标也就难以落地。

第一，民营经济“离场论”背后掩盖的民营企业地位问题。在我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2018 年，吴小平在一篇题为《私营经济已经完成协助国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网文中，声称“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尽管“离场论”非常荒谬，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剧增、民营经济前景堪忧的背景下，这一论调为中国经济的走向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干扰了企业家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预期。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下，信贷体系对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偏向，使得这些企业有了相对充裕的资金，对于经济危机冲击下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大肆并购，让部分人群产生了“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混进民营企业的错觉，偏离了“混合所有制”的初衷，加剧了人们对于“离场论”的疑惑。一直以来，在改革进程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关于民营经济的争论，民营经济工具论、离场论、无用论等荒谬的观点，不仅动摇了企业家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预期。并且，与此种荒谬论调相对应的是，市场对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差异性的待遇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改革开放 40 年后的今天，对于民营企业地位的问题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取得突破，那么，民营经济就始终存在着“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

第二，中美贸易争端引发的未来国家走向和博弈方式不确定性加剧的问题。伴随着世界各国内部矛盾的累积，过去在“全球化”下携手共赢的共识受到了挑战。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动荡不平，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两个大国的中美关系渐趋复杂，贸易争端不断，这打破了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共赢的格局，也引发了东西方在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争论。在这种局势下，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博弈方式，平添了很多不确定性。中国和美国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是否真的会再来一场“新对抗”或“新冷战”，

是否会从“大融合”走向“大裂变”？这些问题不仅仅关乎国家命运和全球局势，而且也影响到每一个企业家和经济个体的决策，因此，在目前中美贸易争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投资的持久性就很难保障，中美贸易谈判一天不能达成落地，这种不确定性就一天难以消除。

第三，改革迟滞导致实体经济、民营经济环境未能有效改善的问题。改革走到今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由于这些改革往往是“非帕累托改进”的，所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破除这些沉疴旧痹，但是，到了落地环节，**各项改革制度往往陷入到“空转”和“踢皮球”中，这种“半拉子改革”增大了预期不确定性，甚至扭转了人们对于改革的预期。**从历次中央文件来看，对于各类不合理壁垒的破除和实体经济的振兴一直是高度强调，这些政策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常常不能真正落地，导致了很多“半拉子改革”。一方面，一些垄断性行业改革进展缓慢，“玻璃门”“弹簧门”依然大量存在，导致投资动力受到压抑。另一方面，偏向性的待遇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处在极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民营企业在资源配备、融资成本、政策补贴优惠、招投标、军民融合深度、政府准入审批许可、市场经济运行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造成的结果是，虽然中央加紧推行了放管服和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扭转，仍然面临着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这导致一些对于实体经济振兴和民营投资鼓励的措施迟迟不能惠及到具体企业，激励企业的投资热情和创新热情。

（二）竖起“定海神针”，坚决打破改革坚冰，破解经济困境

中华民族在前行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似乎都会产生一些有关未来走向的争议。尽管“离场论”非常荒谬，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剧增、民营经济前景堪忧的背景下，这一论调为中国经济的走向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干扰了企业

家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预期。毫无疑问，当前中华民族之所以在短短 40 年间就能够站在最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离不开民营经济的重要贡献。而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能否完成，也取决于我们能否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直接决定了决策者是历史罪人还是历史功臣。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人类之所以能在 0.01%的历史里创造 97%的财富，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西欧各国很早就从制度上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各类形式的民营经济推动了其近代以来的长期增长，但是近代中国却并未出现相应的制度安排，从而丧失了数百年的发展契机。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央高度肯定了民营经济的贡献，迎回了民营企业家，并通过不断完善法律的形式规范企业运行，为民营企业创造积极的营商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企业家的精神才有了充分发挥，也才有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没有对于民营经济的包容、鼓励与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济奇迹”。

近年来，随着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民营企业的发展遭受新一轮困难时期。从 2018 上半年的债务风险到下半年的股权质押风险，再到在民营企业身上不断爆出的资金链紧张、融资难等问题，政策和市场的变化在民营企业身上得到了鲜明的投射。在民营经济最需要支持的关键节点，针对民营经济的争议却波澜又起，“离场论”、“工具论”、“无用论”等错误观点甚嚣尘上，更是给民营企业发展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民营经济离场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发酵。

回顾四十年的改革进程，每当认识有争议、思想不统一、改革面临困境的时候，总是需要一根“定海神针”，正本溯源，从而保证改革的继续进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和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这都是非常及时的正确之举。

但是，客观来看，“定海神针”的定力一方面取决于理论突破的坚定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改革进程的实际推进力度。如果我们的改革步伐不能及时跟进，我们的一些不利于民营经济的政策不能及时调整和根除，压在民营经济身上的“三座大山”就不会得到彻底移除，企业家和全社会对未来的信心就不会得到根本扭转。虽然中央四次三番重申对民营经济鼓励支持的态度不会改变，但是改革的滞后仍然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埋下了不确定因素。

换言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有可能会受到阻碍。因此，在未来，我们不仅要打破改革坚冰，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民营企业营造一个能够保证合法权益的法制环境、营造一个倡导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营造一个鼓励创业、倡导创新精神的社会氛围；同时应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新型政商关系，避免政府对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过度干预。只有这样，企业家的信心才会恢复，市场信心才会持续高涨，我们才能迎来新一轮景气周期。

附　录

2019 年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指　标	1-2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5.3
分三大门类		
采矿业	…	0.3
制造业	…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	6.4
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6.8
分经济类型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	4.4
其中：股份制企业	…	6.4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	-0.3
其中：私营企业	…	8.3
主要行业增加值		
农副食品加工业	…	6.3
食品制造业	…	6.0
纺织业	…	0.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4.3
医药制造业	…	5.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	2.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8.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7.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9.3
金属制品业	…	8.5
通用设备制造业	…	4.4
专用设备制造业	…	10.0
汽车制造业	…	-5.3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	7.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8.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6.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	6.1
主要产品产量		
布 （亿米）	66	-5.2
硫酸（折 100%）（万吨）	1381	5.0
烧碱（折 100%）（万吨）	613	6.1
乙烯（万吨）	331	8.9
化学纤维（万吨）	789	10.5
水泥（万吨）	21181	0.5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	14222	7.8

生铁（万吨）	12659	9.8
粗钢（万吨）	14958	9.2
钢材（万吨）	17146	10.7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903	6.2
其中：原铝（电解铝）（万吨）	569	5.0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8	0.0
工业机器人（套）	20041	-11.0
汽车（万辆）	372.0	-15.1
其中：轿车（万辆）	145.8	-17.8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万辆）	123.0	-21.3
其中：新能源汽车（万辆）	13.8	53.3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万千瓦）	1117	-9.4
微型计算机设备（万台）	3782	2.9
移动通信手持机（万台）	23626	-12.3
其中：智能手机（万台）	17166	-12.4
集成电路（亿块）	230	-15.9
原煤（万吨）	51367	-1.5
焦炭（万吨）	7389	7.6
原油（万吨）	3069	0.5
原油加工量（万吨）	10249	6.1
天然气（亿立方米）	287	9.2
发电量（亿千瓦时）	10982	2.9
火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8427	1.7
水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1352	6.6
核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484	23.0

风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572	-0.6
太阳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147	3.8
产品销售率（%）	97.9	-0.3 (百分点)
出口交货值（亿元）	17255	4.2

2019 年 1-2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主要数据

指　标	1-2 月份 同比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6.1
其中：国有控股	5.5
其中：民间投资	7.5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5.4
设备工器具购置	0.3
其他费用	14.5
分产业	
第一产业	3.7
第二产业	5.5
第三产业	6.5
分行业	
农林牧渔业	4.0
采矿业	41.4
制造业	5.9
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	-4.4
食品制造业	3.0
纺织业	17.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1
医药制造业	10.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6
金属制品业	6.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2.7
专用设备制造业	16.3
汽车制造业	8.1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9.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5
其中：铁路运输业	22.5

道路运输业	13.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4
其中：水利管理业	-1.8
公共设施管理业	-2.9
教育	14.8
卫生和社会工作	-3.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6.1
分注册类型	
其中：内资企业	6.4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0
外商投资企业	3.4

注：此表中速度均为未扣除价格因素的名义增速。

2019 年 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指　标	1-2 月	
	绝对量（亿元）	同比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6064	8.2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23096	3.5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0901	19.5
按经营地分		
城镇	56210	8.0
乡村	9854	9.1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7251	9.7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1517	8.1
商品零售	58813	8.0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21580	3.2
粮油、食品类	2549	10.1
饮料类	325	8.0
烟酒类	770	4.6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2332	1.8
化妆品类	451	8.9
金银珠宝类	505	4.4
日用品类	937	15.9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1211	3.3
中西药品类	930	10.3
文化办公用品类	443	8.8
家具类	257	0.7
通讯器材类	736	8.2
石油及制品类	3030	2.5
汽车类	5976	-2.8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264	6.6

注：

1.此表速度均为未扣除价格因素的名义增速；

2.此表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